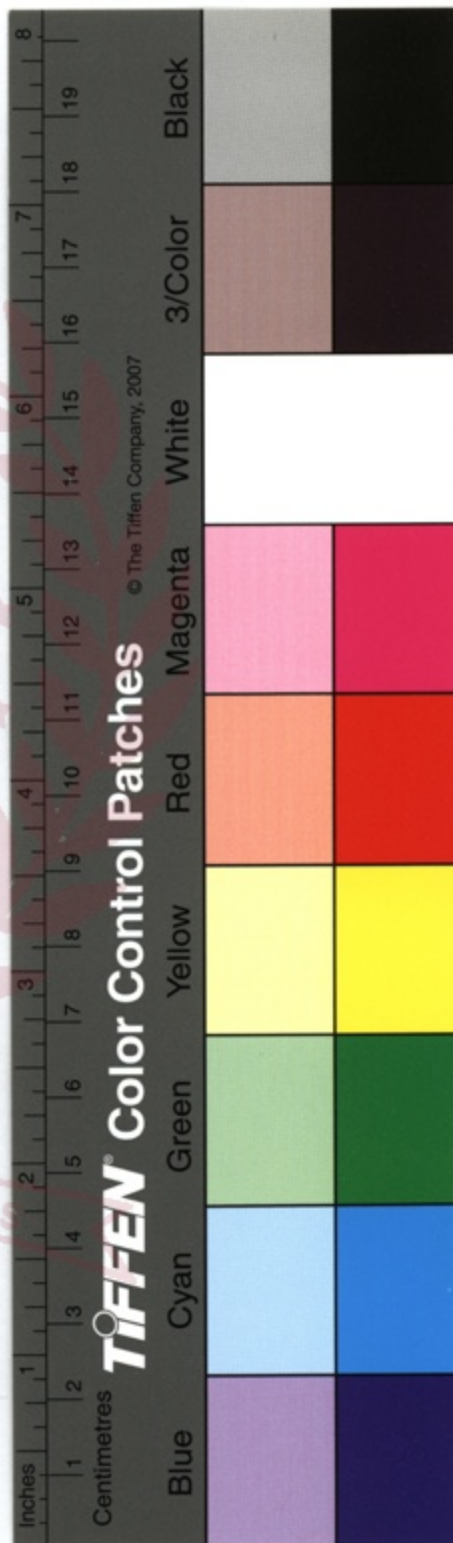


MAISON DU SAINT-ESPRIT
MISSION CHINOISE
CHINESE MISSION
24, RUE DE LA COURONNE
QUEBE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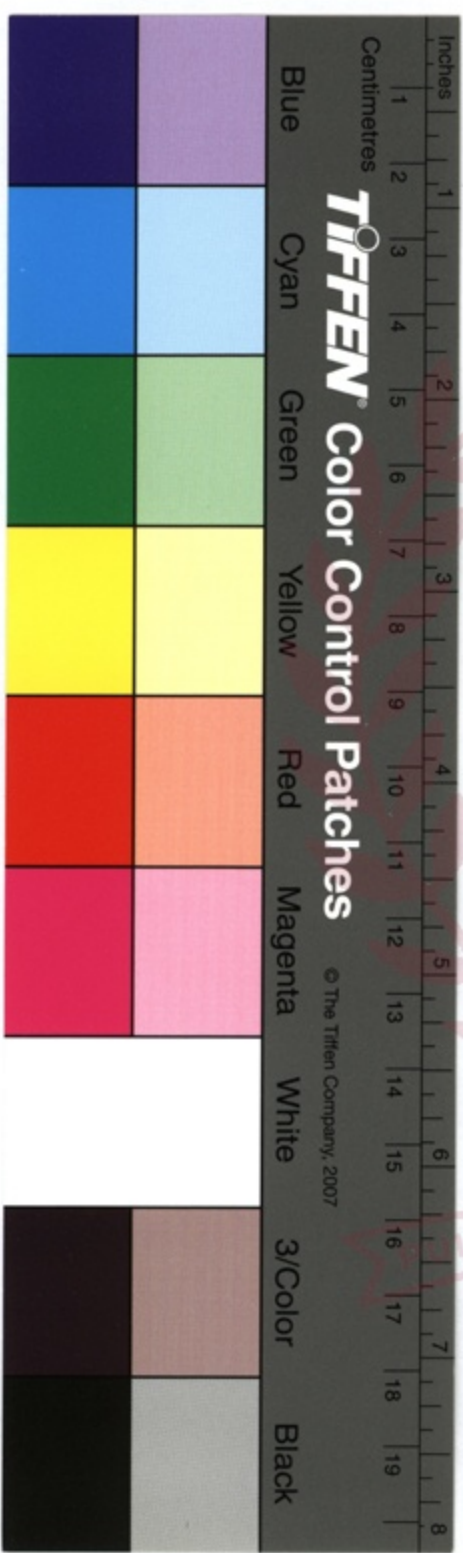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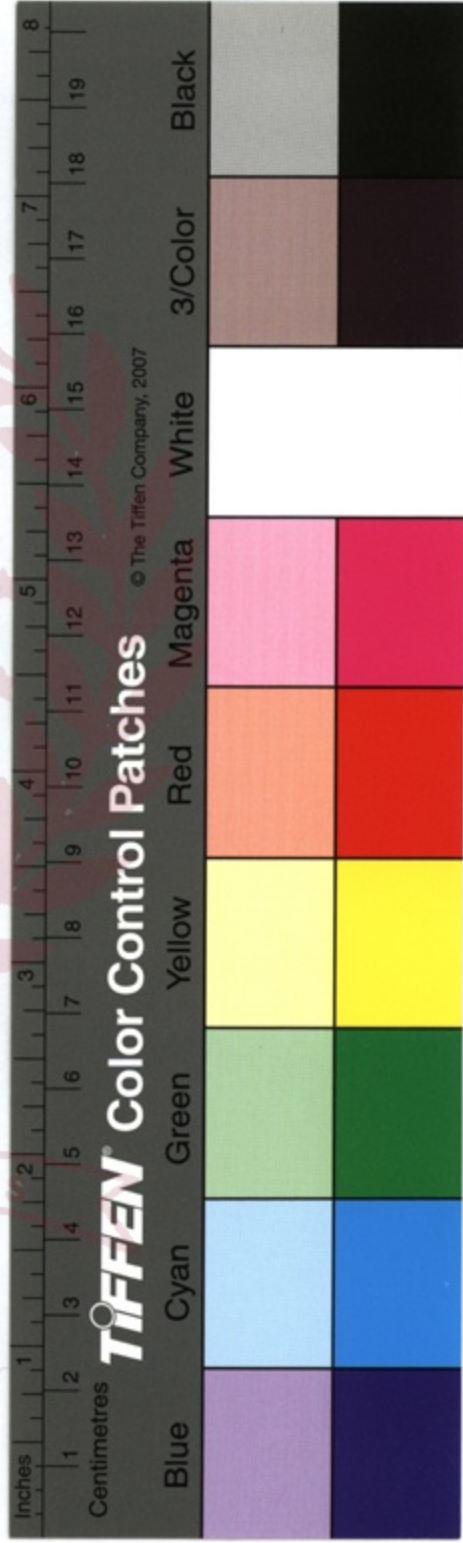
救世後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真道解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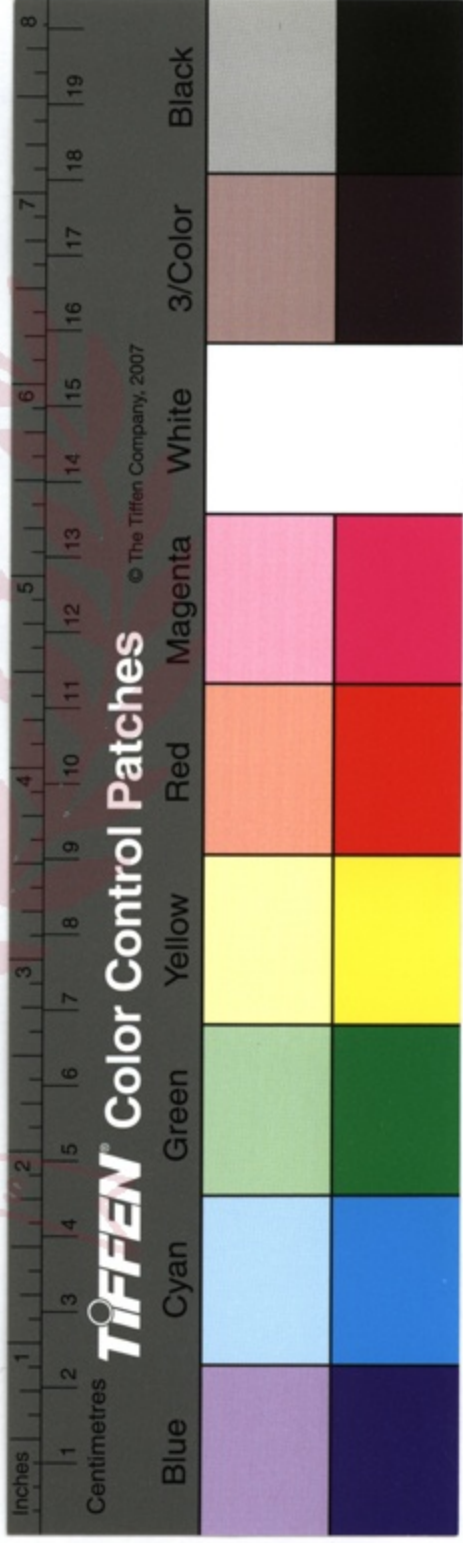
北京主教林 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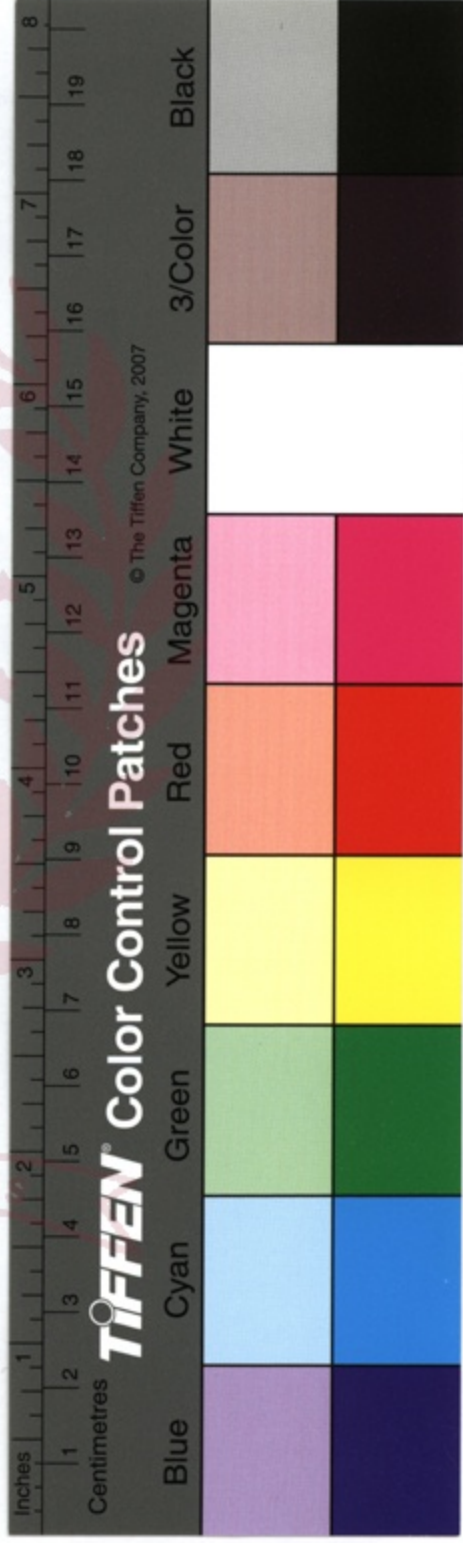
FU JEN
SANG
LCHR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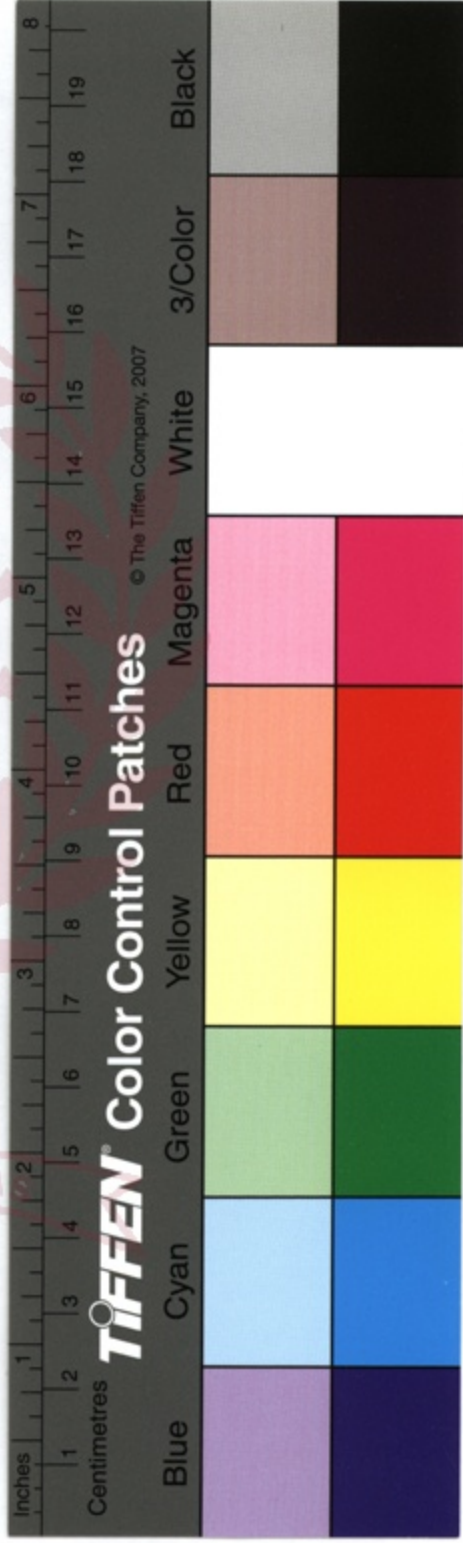
真道解疑序
 夫真道經天炳如星日有源有本非
 寂非空理固淵微奇而不詭辭雖富
 有要而不繁得之者生不信者死關
 乎身心性命因之成己兼以立人非
 同技藝文章之不足重輕也殆因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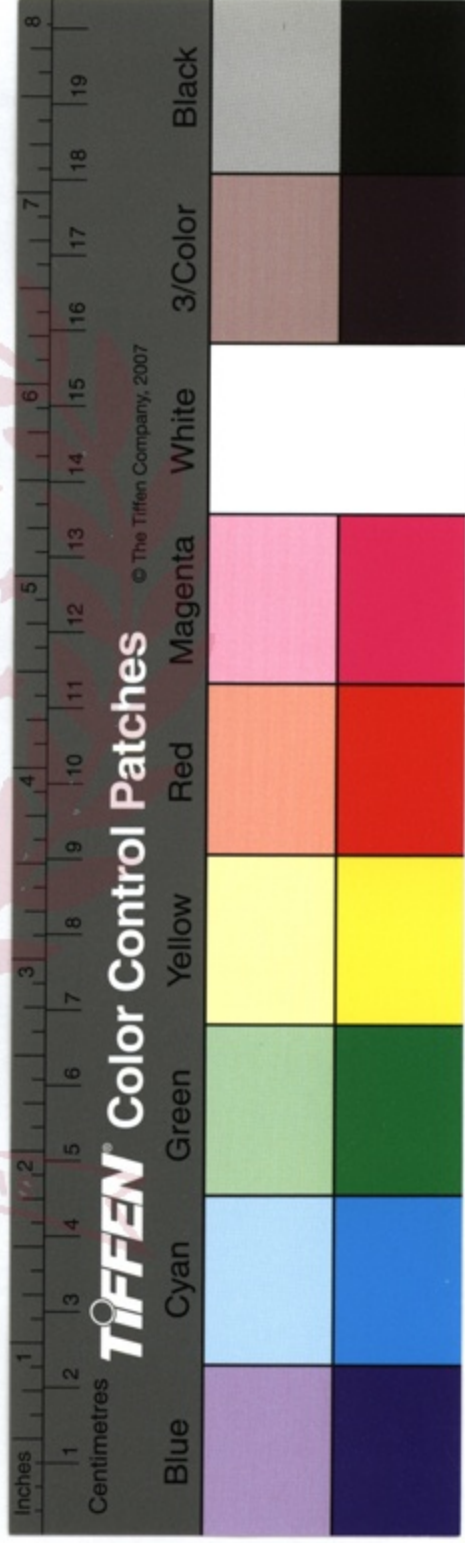
得其門無由見其美富未明卑近即
欲測其高深思而不學疑從生焉然
有疑思問君子之行辨之必明誠者
之事道既云真容光必照真之爲道
難罔以非以之解疑破暗不啻洪爐
之點雪秋風之掃塵可使模糊懸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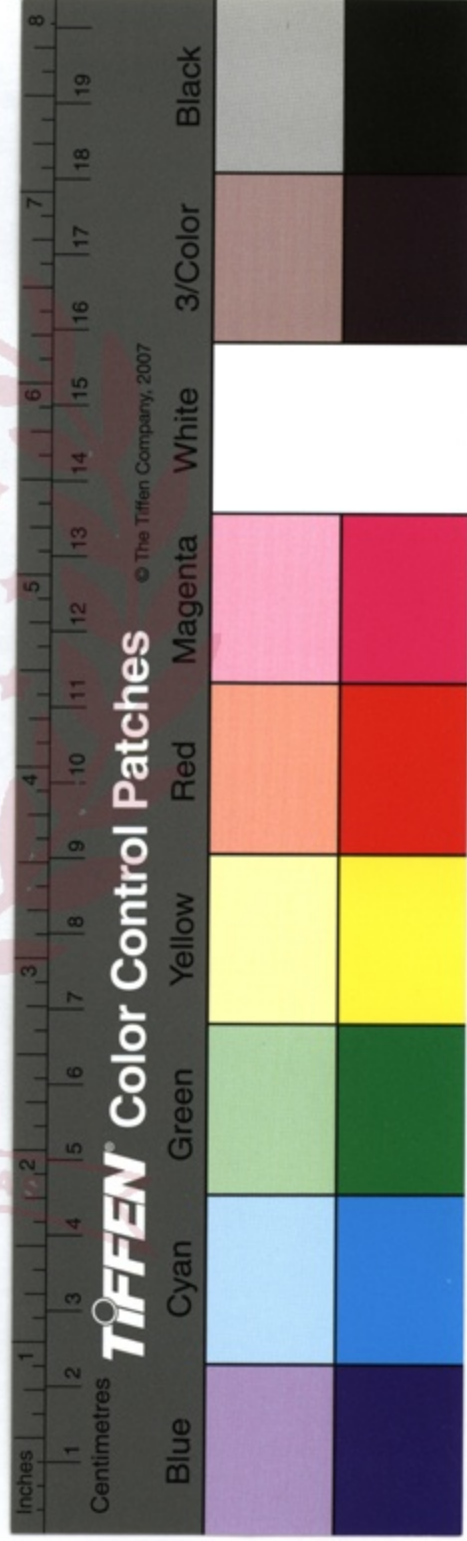
芥懣乎胸懷者歸化烏有也交邑王
 氏一峯鄉黨自好者也遞到懷疑求
 解者十三條意在泥古非今因人疑
 教及素所不愜於心者皆撫拾焉號
 求指南志存逐北金臺修士王子鶴
 峯學通天儒典徹華洋味增爵會之



耆宿也據其難端逐段闢解針鋒相
對辭義精嚴以斬釘截鐵之言破似
是而非之辯有如鑿石之下真偽立
分明鏡當前妍媸立判者故王氏讀
之憮然惟命頓喪懷來傾心信從而
入聖教焉夫此疑端俗多有之因答



一人之間可醒衆人之迷豈不能因
一人之向化而致千萬人之歸真也
哉聖道之要固有全書玩此一篇亦
入道之嚆矢也况前明之闢妄之析
疑本朝之辨天之答客等數十種均
已行世此可秘諸囊箱而不傳耶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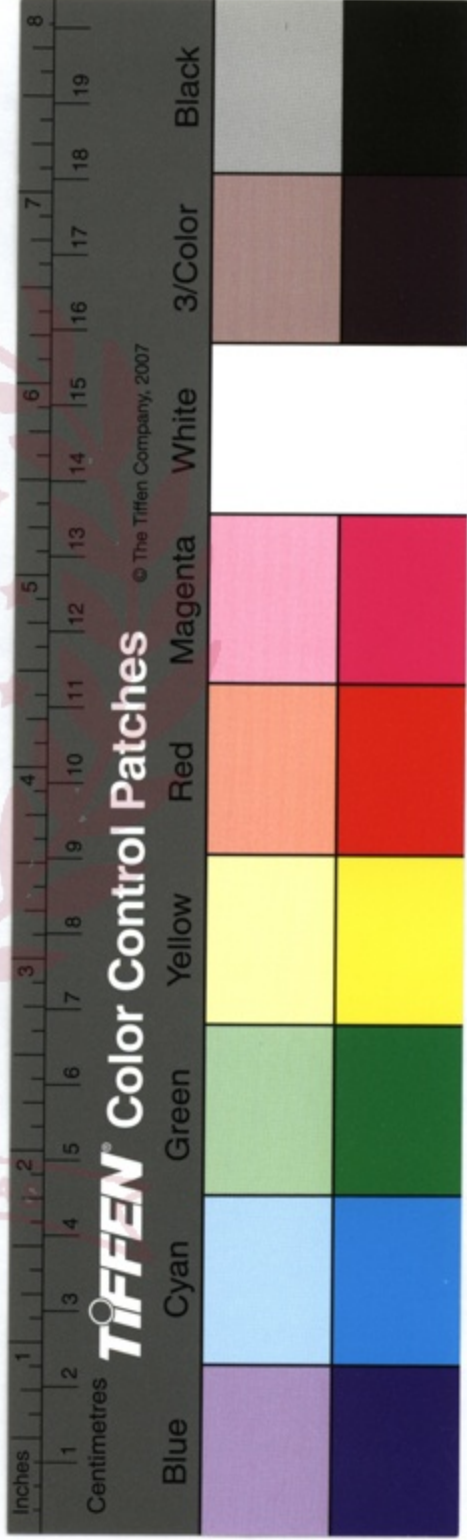


孤竹後學王振德題

光緒己丑嘉平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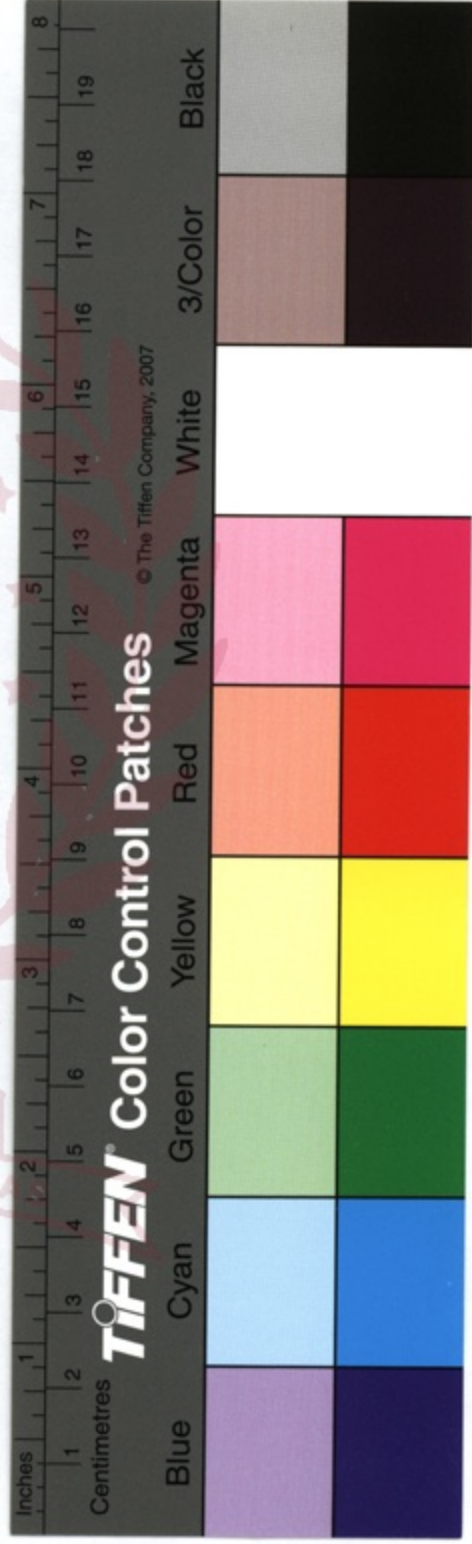
時

翁欲公同好將付剞劂余不揣固陋
聊叙數言不自知其有當否也



真道解疑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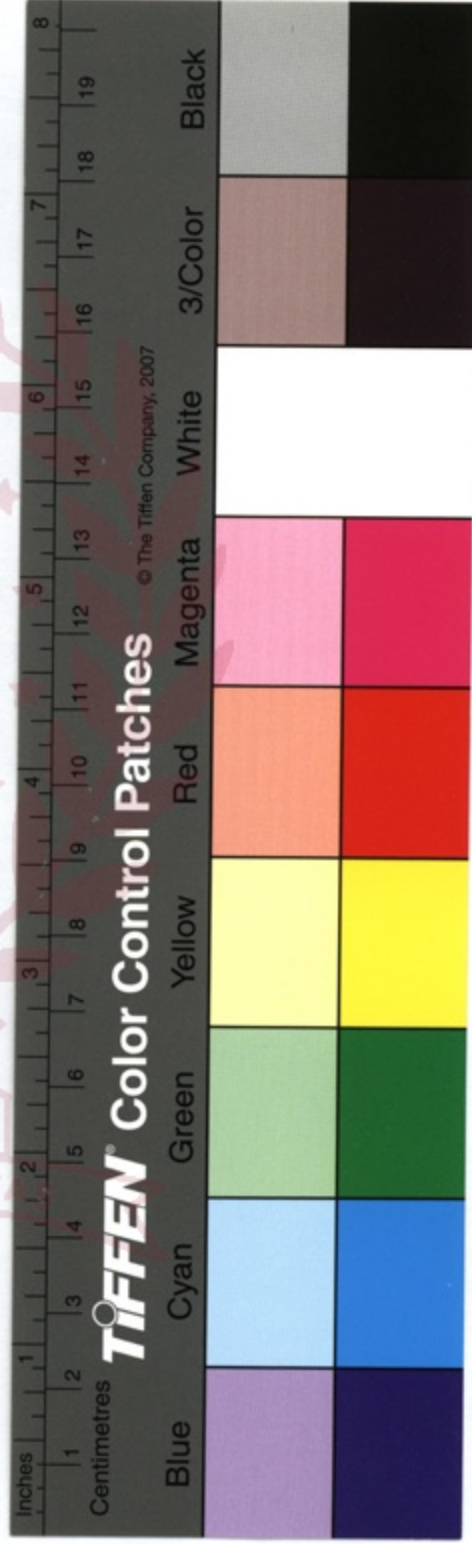
世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大丈夫
 生熙皞之世隱邱壑之間功德豈易
 云乎惟立言一道不拘等威皆能聽
 其發揮無所靳制雖然亦甚難矣蓋
 立言有著述辨難之不同則用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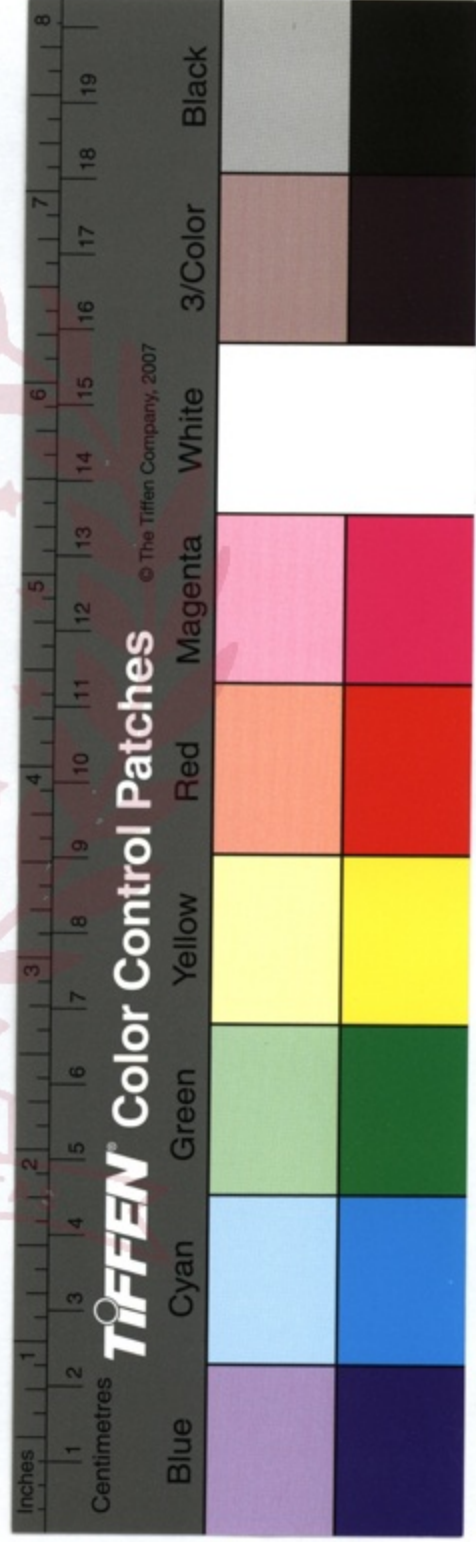
鍊冶超逸之各異就中所尤難者其
爲辨難之言乎辨難之言乃字字需
拋甄落地不得作摸稜語假借語閃
爍語就問者言中之意兼及其意外
之言辨而明之連而及之曲証以探
其本互証以折其衷則辨難之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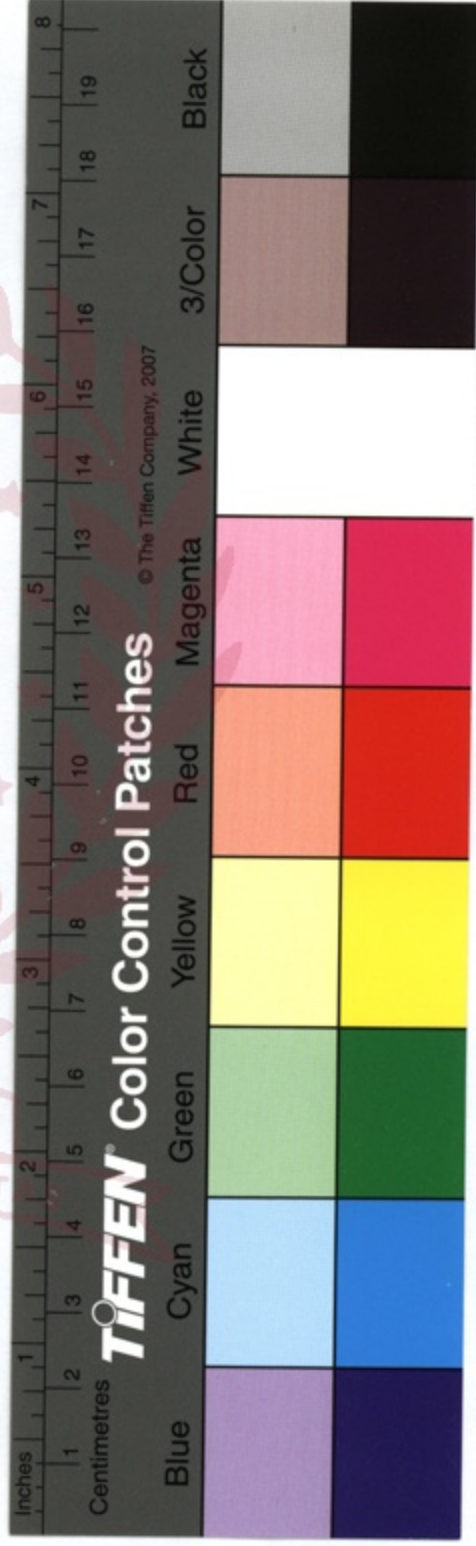
難有十倍于著述者若王子鶴峯之
辨難十三端可為不朽之言矣夫問
難之十三端世俗之見無不同其所
疑吾友王子因舒胸中所蘊蓄逐一
辨駁條對精嚴落落數千言無一字
無著落閱裘葛而書成囑余序之余



學無根柢識復迂疏奚足以絨飾芝
石揆揚藻績然余與鶴峯幼同硯席
長訂芝蘭論交于道義之中契合超
風塵以外則此編之待余鼓棘也亦
宜王子以超邁之天資通性靈之奧
旨英年輕世高步神階敷教功成停



發明天理人情何爲超性何爲本性
故繁而非冗俾天下後世之疑斯道
者曉然于真僞之分天人之判俗儒
見之固當汗顏即使通家見之亦當
心折詎非後學之指南迷途之棒喝
耶不朽之言其在斯乎是爲序



真道解疑

又序

七

光緒十六年歲在庚寅冬至月
同學弟唐榮祚錫五甫拜手謹序





真道解疑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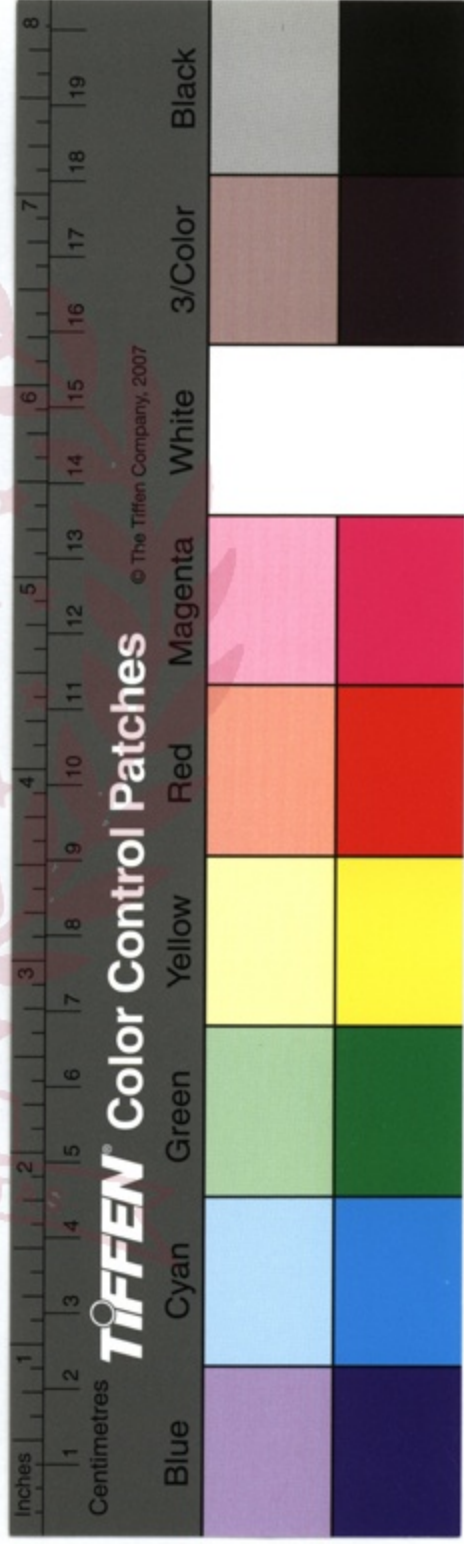
會友陳公前駐西堂時有設館於京都之王一峯先生河間交邑宿學之士也以教理十三疑索解陳公囑余代復適當奉命外出因循未果數年之後歸棲北堂乃得撥冗捉筆逐節辨析而一峯先生時方教讀於堂覽之頗覺心折繼亦多有借行抄錄者竊思教外之人疑此諸端者十居八九若刊之以釋疑團或可於聖道之光及人靈之益不無小助也故曾錄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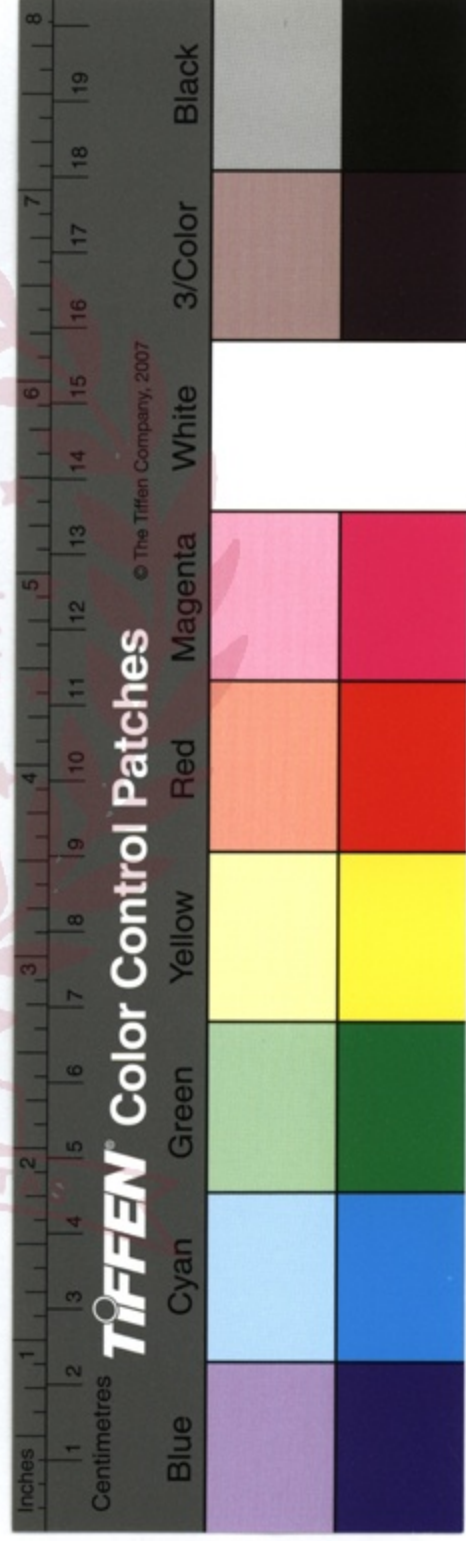
聖味增爵士識於北京救世堂

光緒二十一年歲在乙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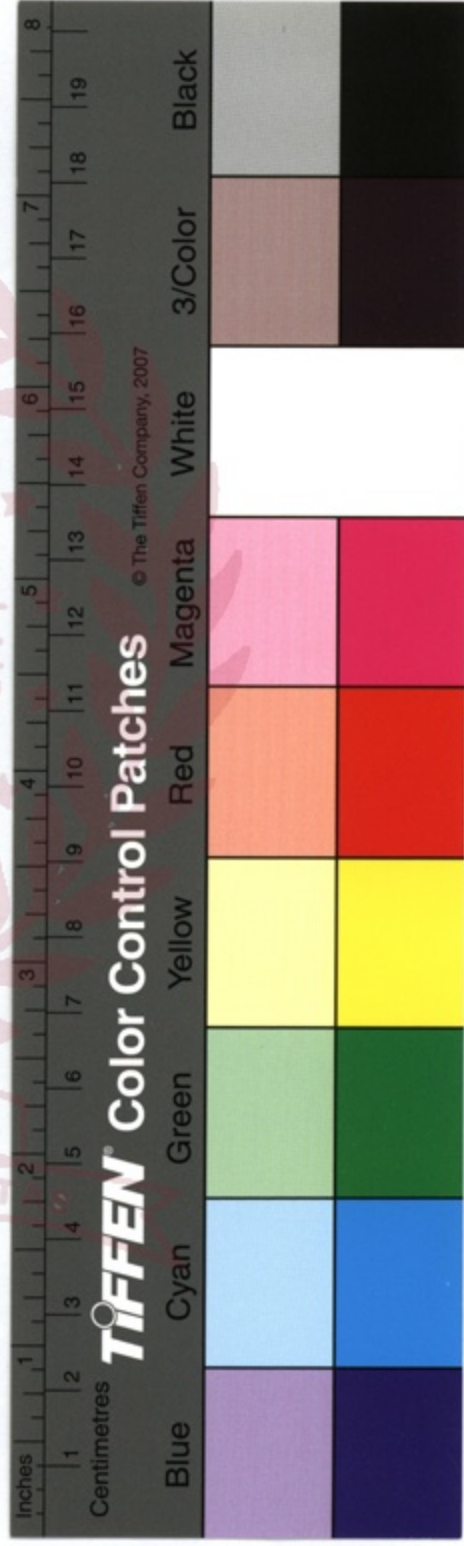
主教大人求賜鑒閱歷蒙允准付梓而未即暇及今
春始得鉛氏之餘閒因弁數行以誌其原委振德及
錫五兩先生序譽揚太過雖覺汗顏亦祇得借爲鼠
樸之寶置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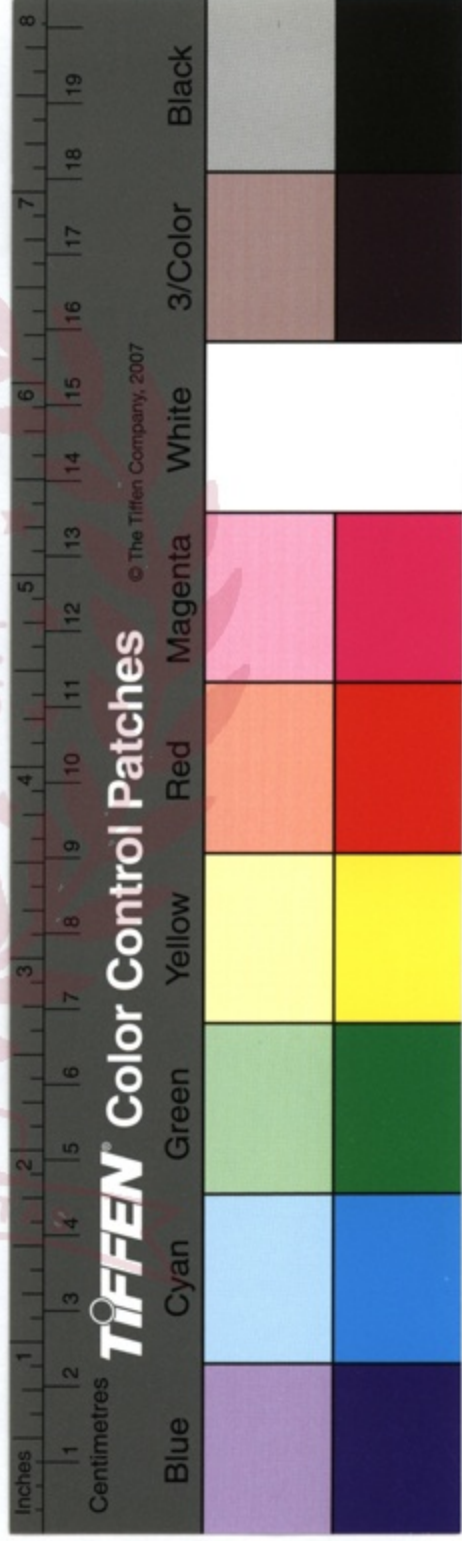
真道解疑
嘗謂道非教不明。教非道不立。有一教。即有一道。未有說不出一番道理。而能自成爲教者也。顧教以明道。別戶分門。孰不自鳴其是。道以立教。矜奇炫異。誰則獨握其真。古道遙遙。世教紛紛。言之者。既簧鼓爭鳴。聽之者。自履鼎難辨。吾人惟有上循天理。下順人心。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如楊墨佛老之教。孰不自以爲是哉。乃自以爲是。而人皆斥其非。是自以爲是者。未必是。而人以爲非者。則真非矣。此皆異端之



教不得與
天主聖教並論。然燈臺雖高。不照自身。聖教雖善。恐
亦有不免者。何也。余幼讀儒書。長聆聖教。初不敢以
儒教爲是。聖教爲非。開嘗以儒教印證聖教。復以聖
教參考儒教。見有彼此相合者。未嘗不以自信。見有
彼此相左者。又未嘗不以自疑。以爲天地間。教或不
一道。亦豈容有二耶。默默思之。果孰非孰是。讀書而
不談道。窮經而不明理。徒思蠅營狗苟。不知返本窮
源。誠爲儒者之大病。因儒者之學有未善。遂疑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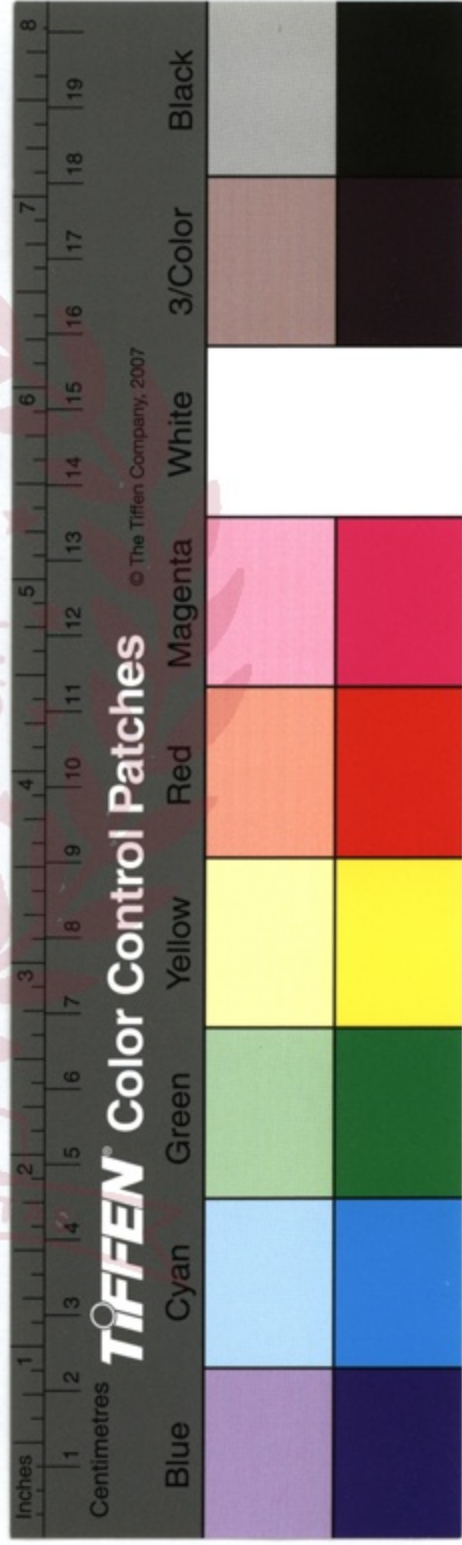


之道有不美。良可惜也。至若聖教。尊
天主。黜邪神。闢異端。勸善規過。發儒者之所未發。俾
數千年之模糊疑義。清如指掌。此誠讀書人一大快
事。亦世間人一真寶筏。然其可法可傳者。尊天主。
闢異端而已。其餘令人不能釋然者。亦復不少。今試
即所疑者。一一明辨之。道之大原出於天。但聞有率
性之道。未聞有超性之道。而聖教會有不合人情處。
勳云超性。是道在邇。而求諸遠。道不遠人。人之爲道
而遠人矣。且道之所以爲道。即人之所以爲人。堯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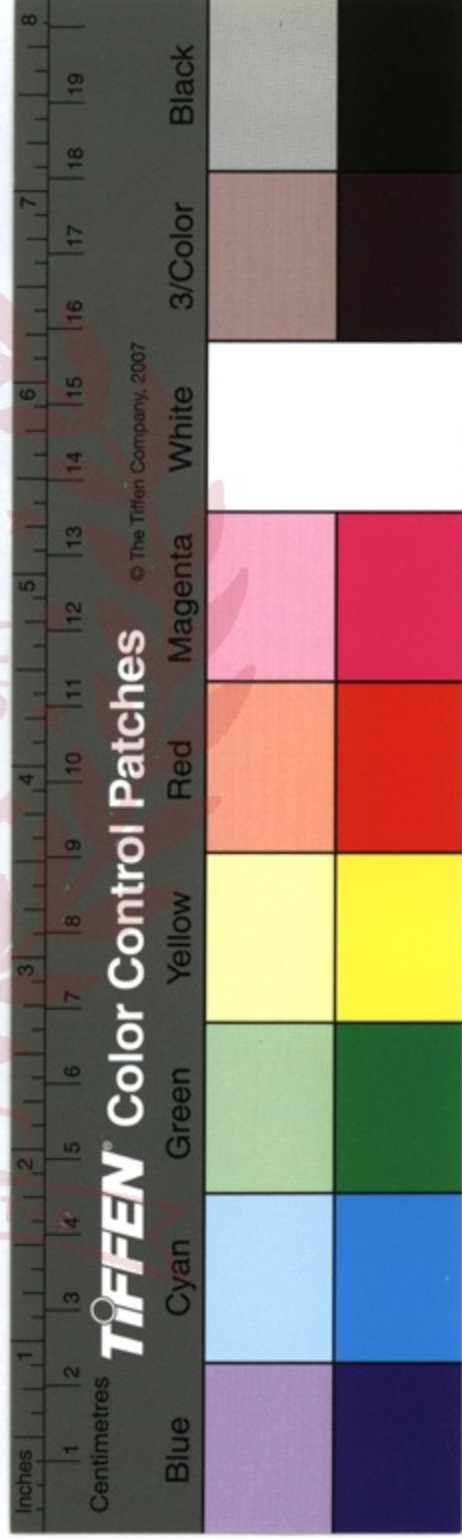


之道不外孝弟。孔孟之道。悉協中庸。盡其現在。即全其本來。豈全受全歸。猶不可見天主而無愧乎。若以天命之性。爲未全。能盡其性。爲未足。而必欲矯揉造作以超之。恐不能超人之性。適以拂人之性。此不能無疑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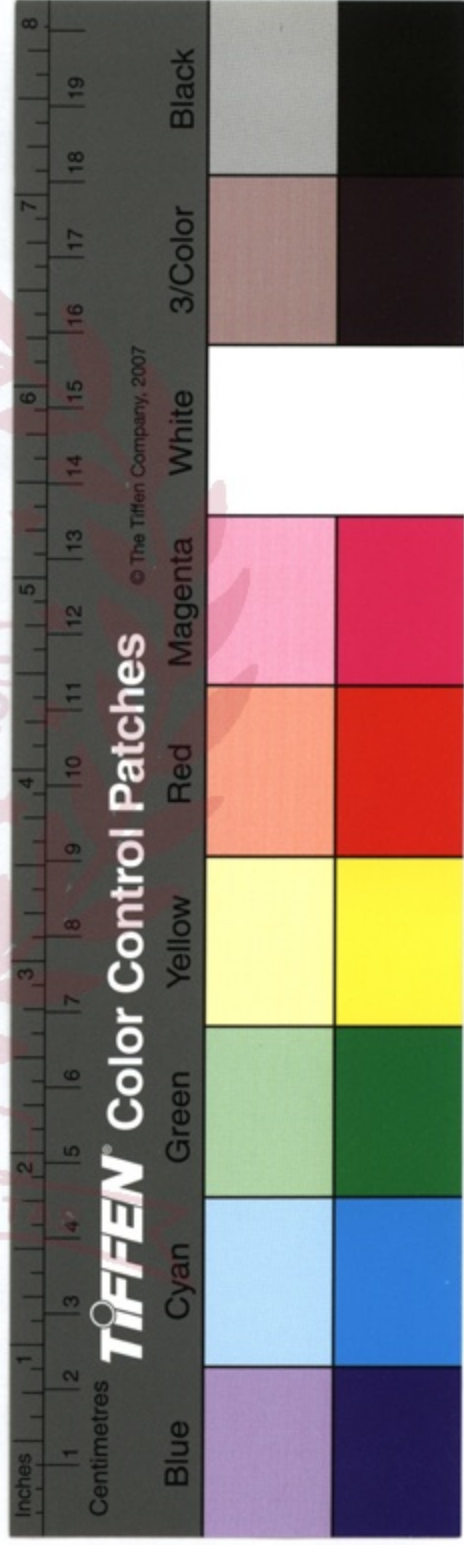
物有以假爲真。誣真爲假者矣。細勘自可分明。道有以邪爲正。誣正爲邪者矣。詳辨不難透徹。此審問慎思。明辨之所以爲要也。聖教道理。自鳴爲是。而人或非之。吾不怪也。惟冀其詳辨而已。金之真者。愈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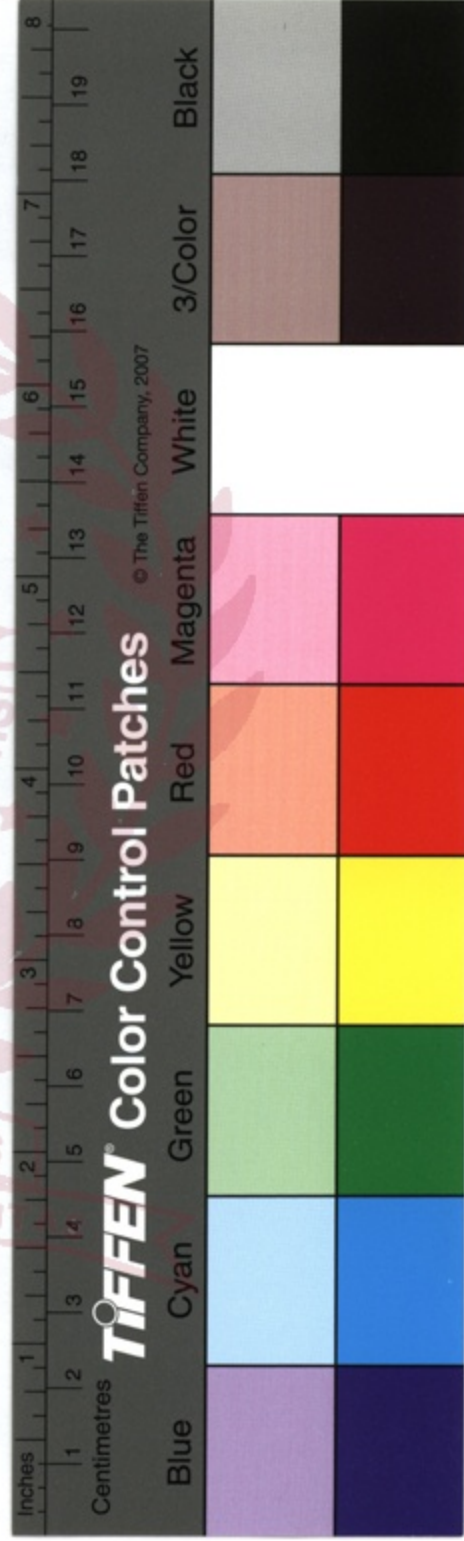
則愈精。道之正者。愈辨則愈顯。卞和獻璞。兩番遭別。迨遇良工。剖而治之。遂價重連城。南郭濫竽。三百之內。齊王令一一吹之。而南郭處士逃。吾以聖道語人。苟有反復辨論者。斯吾道將售於世之兆乎。何幸如之。不然。吾將抱璞以終。而人仍以履鼎見疑。孰知其爲無價之寶也。足下謂簧鼓爭鳴。難分孰是。若果一吹之。將見其逃者。不止於一南郭。而能不爲所窮。坦然獨留者。惟吾一聖教耳。試爲按節而吹。足下聆音識曲。願細聽而參其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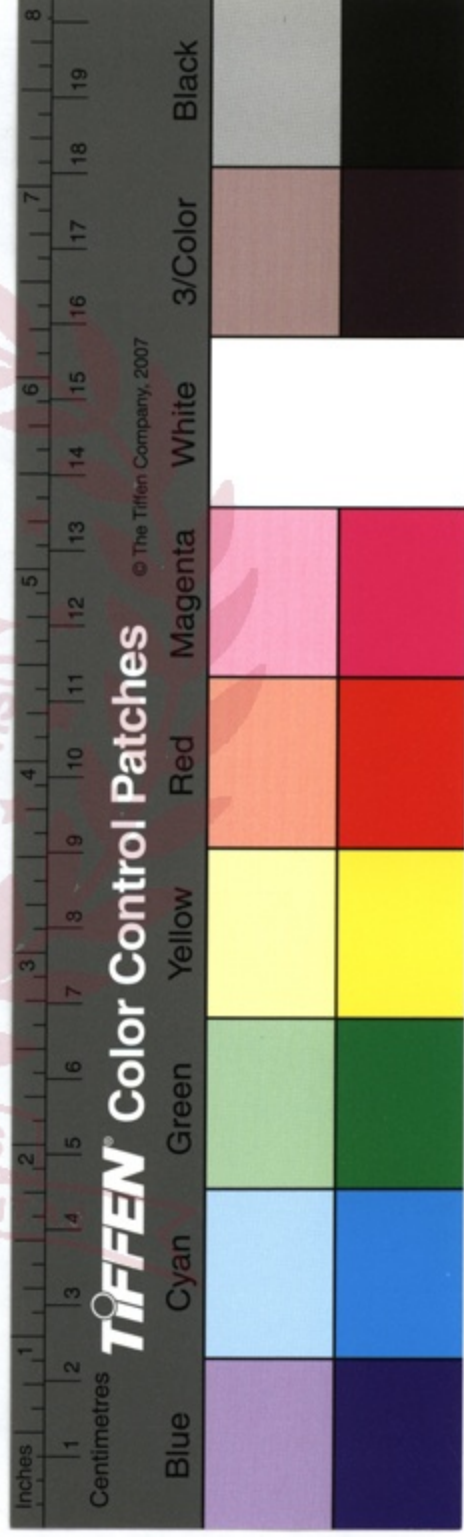
來教云。聖教會有不合人情處。動云超性。但聞有率性之道。未聞有超性之道。云云。所謂超性之道。乃其理高深。人智所不及知也。然超乎人之智。未嘗超乎天主之智。於人爲超性。於天主不爲超性。人雖不測其妙。未可謂拂乎人性。如大家詩文。其措辭用字之妙。初學有所不知。未可遽以爲文章之疵也。若曰但聞有率性之道。未聞有超性之道。則君子之道費而隱。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亦有所不能。非超性之道乎。何以未聞耶。夫道曰超性。未曰拂性。若誤



以超性爲佛性。則鴻儒所見之理。超乎庸人。當以鴻儒所見之理。爲佛性之理矣。吾不敢以此爲正論。道不遠人。言人內自有道。非謂人外更無道也。譬曰氣不遠人。豈氣即全包於人。而人外無復有氣乎。且學問之事。有行有知。道歸於行。而理屬於知。故有其理當知。而不必踐之於行者。如鬼神之爲德。體物不遺。天地間有此理。豈爲學者。即當體物不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學者。即當無聲無臭哉。聖教內。有當行中庸之道。有當信超性之理。非令人去行。超性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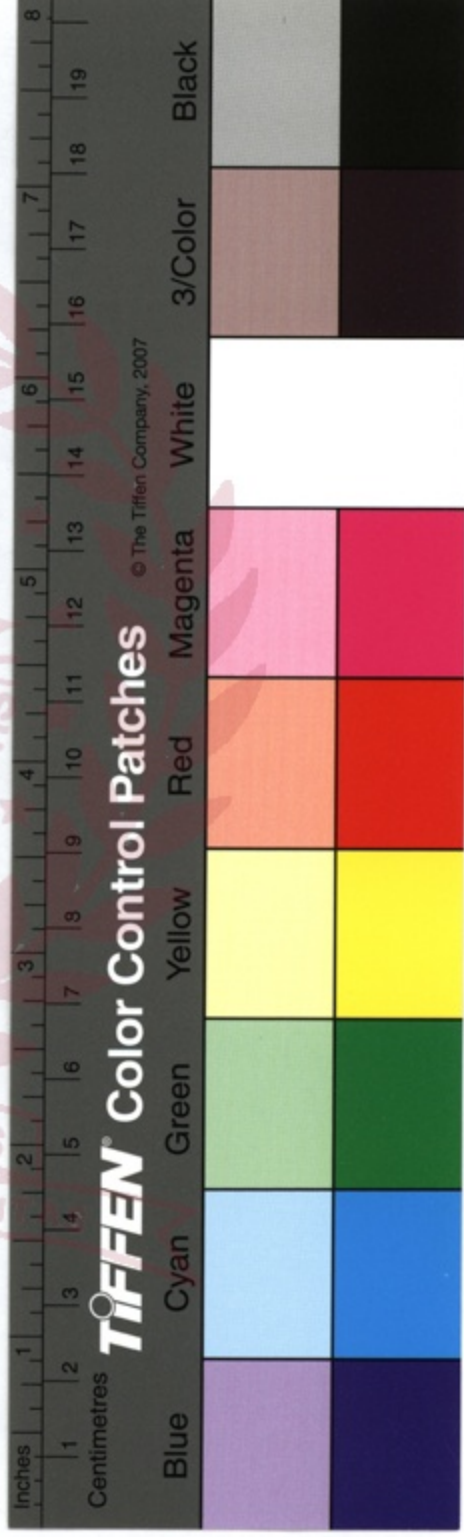


也。何矯揉造作之有。此超性二字指人力所不能行之事也。
全受全歸。固可以見天主。盡其現在。即全其本來。吾
姑亦曰然。第問不奉敬天主。不知天主之命。不守天
主之誠。可謂盡其現在否。不知生從何來。死向何往。
可能盡其現在否。依吾中國經書能盡其性者。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能盡其性者。則必致中和。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孔子之時。麟出而被戕。不知我中國所稱賢聖中。更
有高於此。而盡其性者否。何以從未見天地位。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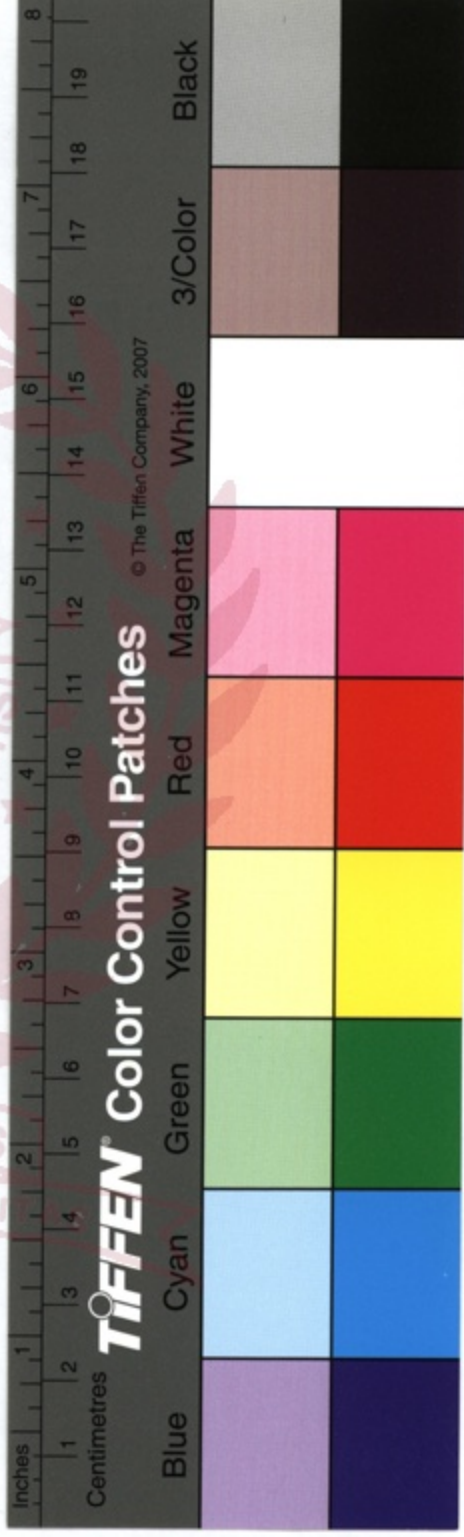


育之時乎。持此相詰恐不暇疑他人。而轉自疑矣。以此解所疑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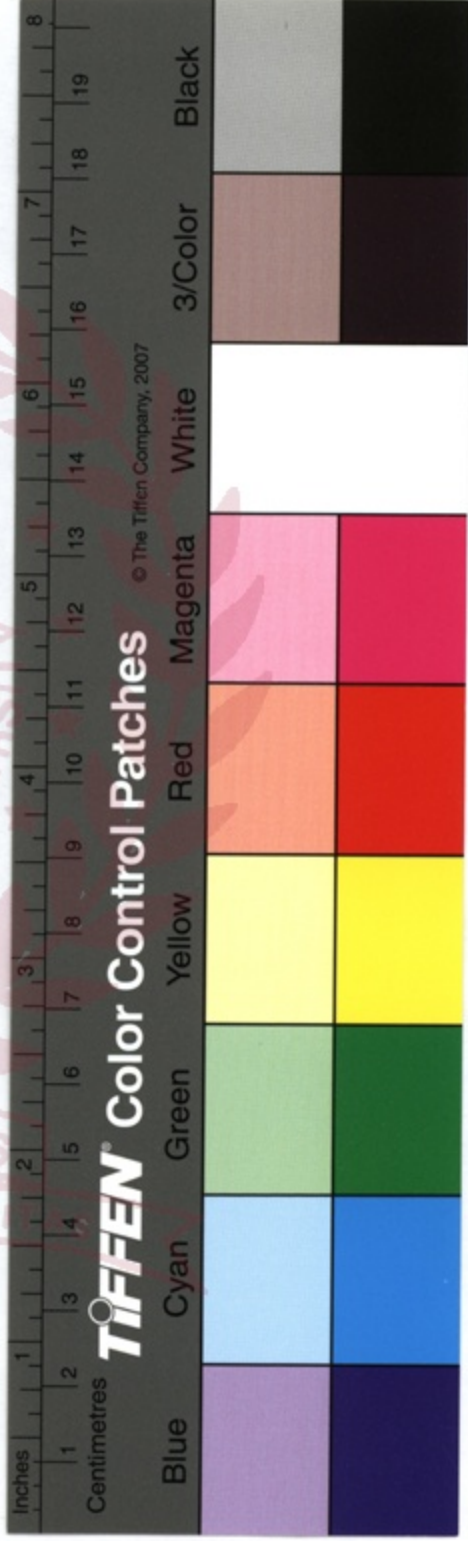
○孝親之道。生事死葬而外。厥惟祭祀。而聖教會。動以祭祀爲異端。豈生爲父母。死即非父母乎。若謂肉身無知。祭亦無益。何不委之溝壑。使狐狸食而蠅蚋噉。若謂祈求。天主。救其靈魂。即是盡孝。盍亦思。生育之時。靈魂生之乎。抑亦肉身生之乎。教養之日。靈魂養之乎。抑亦肉身養之乎。念及靈魂爲父母之靈魂。肉身亦父母之肉身。敬靈魂。不得不敬肉身矣。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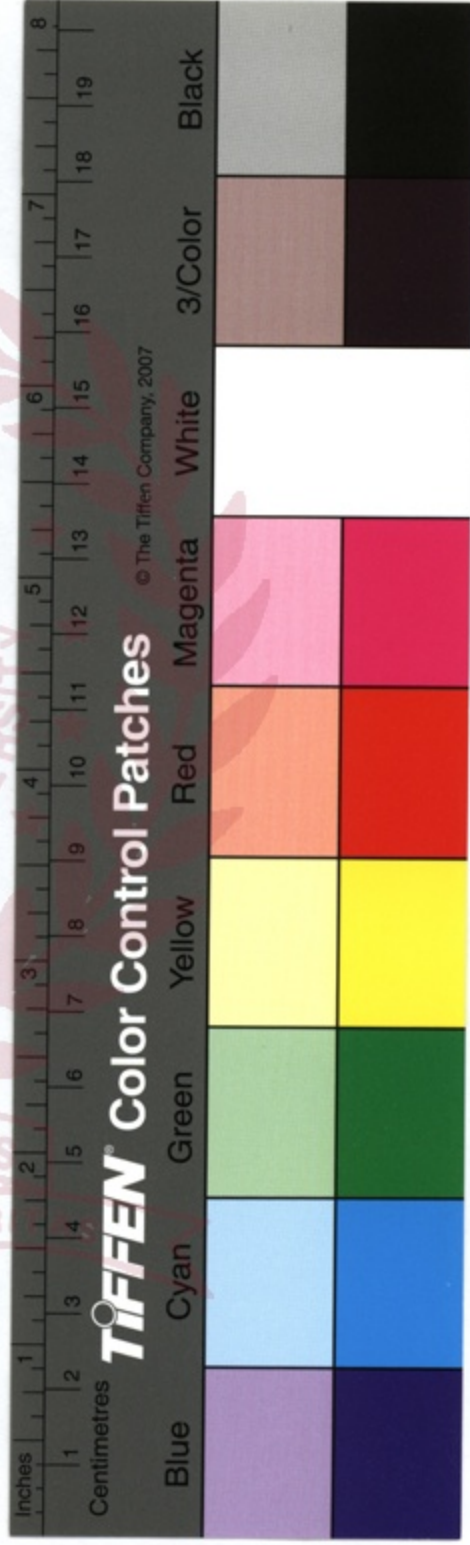
靈魂無據。肉身有憑乎。所以父母雖歿。而思其色笑。
 思其飲食。罔極之恩。頃不能忘。爲酒醴以奉之。拜跪
 以臨之。此正孝子仁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
 至意。何得以異端目之。此不能無疑者二。
 一曰孝親之道。固本乎性。然人子之孝思無窮。而人生
 之分位有定。不可逾也。世之言孝者。於亡親輒曰當
 祭。亦由未知祭之說也。原夫祭之義有四焉。一曰欽
 尊。認爲天地萬物大主。生死禍福。惟所與奪。二曰報
 德。謝其造化保存。神形諸惠。三曰禳災。求其寬赦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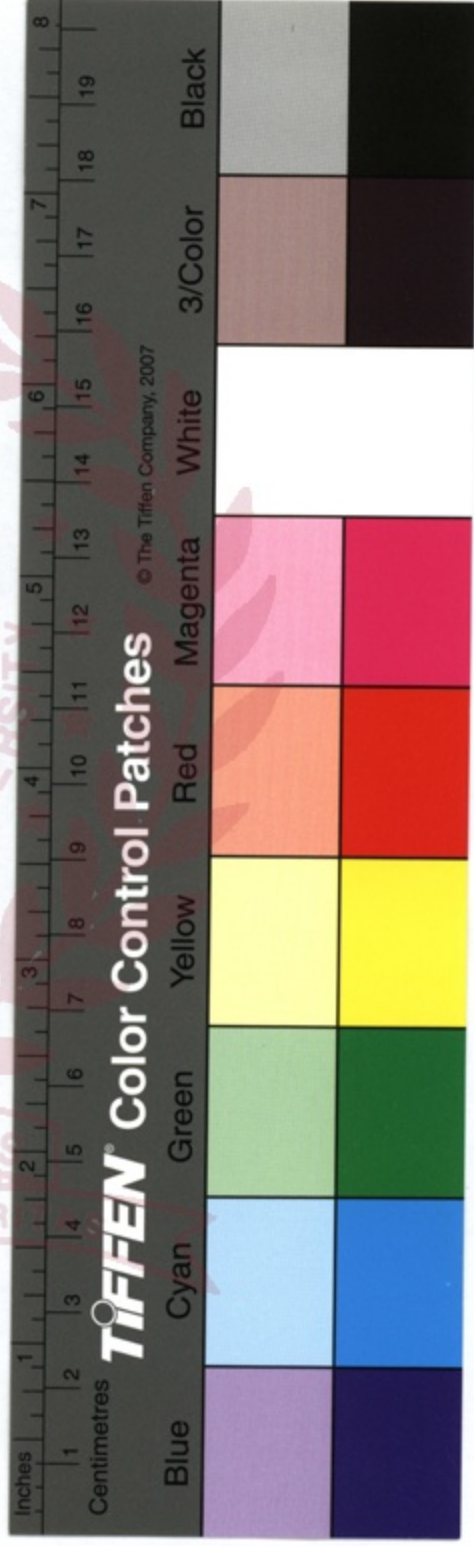
愆。免遭刑罰。四曰祈福。求其時加護佑。降福孔皆有此四義。非天主不足以當之。祀先之舉。雖則曰孝。而僭已甚矣。夫名分有尊卑。制禮有攸別。向臣宰而呼萬歲。施之者罪。受之者亦有罪。楚子問鼎。晉文請隧。俱受貶於春秋。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復見譏於孔子。甚矣名器之不可假也。夫事一國之君。有專禮。事天地萬物之大君。獨無專禮乎。祭祀之禮。事天地萬物大君之專禮也。今世以祭禮。施之先人。施之佛老。以至施之野狐狡兔。受之者罪。施之者罪。更甚矣。



將何以自解。若謂祭雖公稱。而禮之隆殺不同。殊不知郊社禘嘗。不過因事而異其名耳。猶之乎菟苗獮狩。名稱雖殊。而獵則一也。且澗蘋沼毛。亦曰可以羞神明。則祭典輕重之分。正不在禮文隆殺之間也。至所謂豈生爲父母。死即非父母乎。當知人有靈魂肉身。相合而爲人。靈魂內體也。大體也。肉身之主也。肉身外體也。小體也。靈魂之衣也。父母死。所遺肉軀。不得謂全父母矣。譬之父母服某衣。見其襟裾。而未見其面。曰。此父也。母也。可。父母易服而出。衣留內寢。見



耳。捨其大體。重其小體。豈非不知類乎。若我聖教。則先顧其大。而亦未嘗遺其小。雖不敢施之以祭。迴非不致意於親也。親死之後。於靈魂。則獻彌撒。誦經文。行哀矜。年月追思。等等善事。求主賜其靈魂速登天域。於肉身。則備衣衾。製棺槨。無使土親膚。深坑固域。擇高原以葬。勿使成路成澤。何莫非孝子仁人愛親之至意。豈必沾沾於叩拜。犯天主大禁。施之以祭。而後爲孝哉。故聖教之不祭先人。非徒曰肉身無知。祭亦無益。正以祭乃事天主之大禮。不敢僭也。夫矯駕



作踐無害。聖像亦紙中之畫。並非有天主之神。何以拜之。臨之。不敢稍存褻慢乎。敬畫紙而不敬字紙。此不能無疑者三。

翻來說。於敬惜字紙之意。超乎流俗一等矣。第恐一人之明見。難挽庸衆之鄙見。俗所謂敬惜字紙。積陰功。不敬字紙。遭陰譴。誠爲鄙談。不足掛齒。至若我天主教於字紙。恰別有說。夫造字之意。原以代結繩。而便紀事。非專爲書聖賢之名。寫天主字樣。不過時或有之而已。設使造字造紙。專爲書天主與聖賢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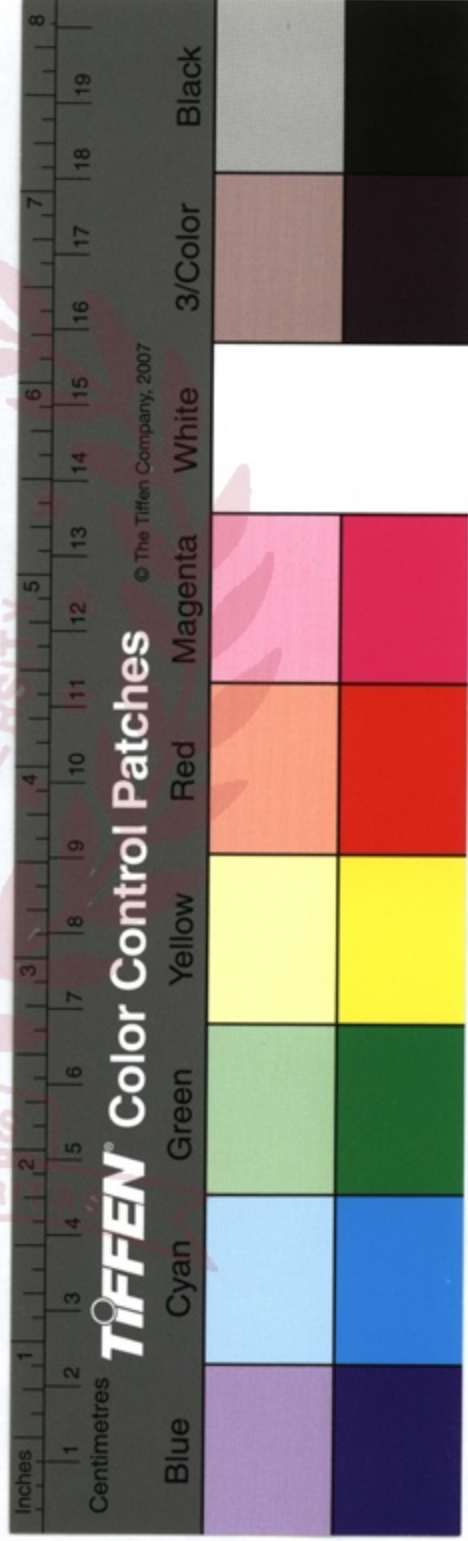


敬字紙也。故偶遇字紙。知其有天主字樣而敬之。亦無妨。不知其有天主字樣。而無心用之。亦無害。苦不識此意。而必慫慫曰。敬惜字紙。則上古無紙。惟以竹簡。簡完削之。以便復書。未聞古人有敬惜竹簡之說。且削之亦涉於不恭。不知古人何以處此。使敬字紙之說。有關於大道。古人亦必言及。何以古時未聞。况論語代薪。元文覆醬。與敬字紙之說。相隔如天壤。大抵今人之用心。不在身心性命之學。而徒講求於皮膚枝節之末。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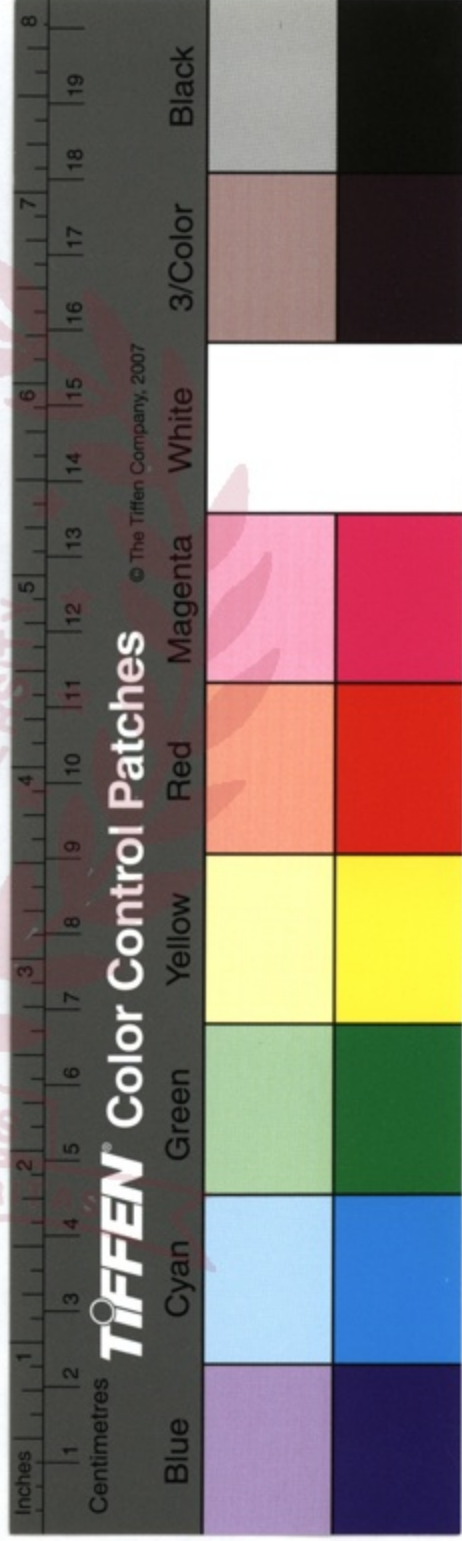


天主愛人之意。豈知德怨一視。以怨來者。或喜出望外。以德來者。必不滿意中。且天主不能有賞而無罰。吾人即不能有德而無怨。試看奉教之人。談愛仇者皆是。眞愛仇者其誰。更有嫉妬驕吝。視外教之人爲尤甚者。言行之相背。以其不近人情。必不能行耳。此不能無疑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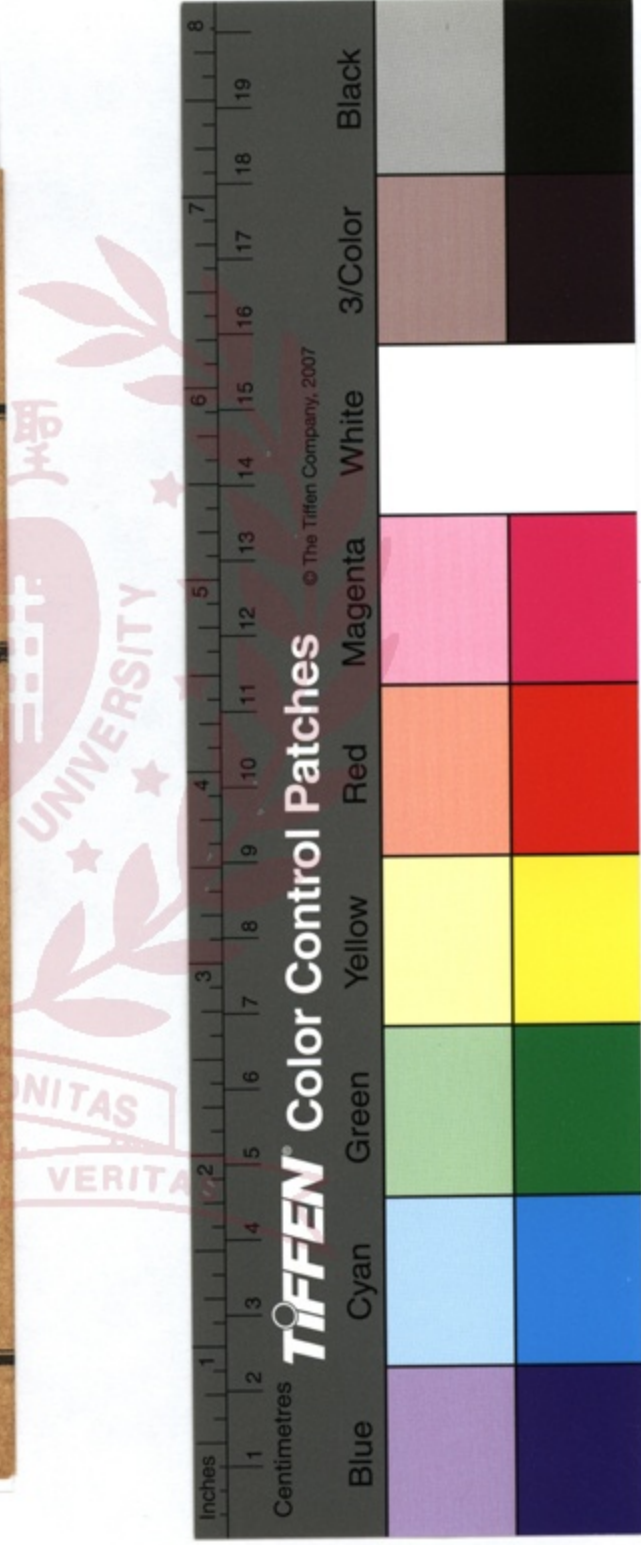
○ 詭異愛仇之說。皆因不思天主。爲人類之大君大父。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設有人之無良。竟終其兄之臂。過者見之。謂兄曰。彼雖不恭。當念同氣之誼。仍以



友道待之。豈非善教哉。兄若曰。子言雖恕。無乃不分於恩怨。家有幼弟。待吾甚恭。若均以同氣之誼。待以友道。此固喜出望外。吾將何以謝幼弟。不若反紆此者。乃爲恩怨分明也。恐四鄰聞之。皆掩口而走矣。尊駕所云。小忿必爭。非持己之正道。大仇不報。豈待人之良謀。夫人之大仇何在。辱天主者。吾之大仇。害我靈者。吾之大仇。魔鬼是也。此永不當愛而與和者也。國君之仇。吾之大仇。有人陰謀不軌。吾知其情。自當鳴君以行討。不得曰愛仇而縱之。因其有害於君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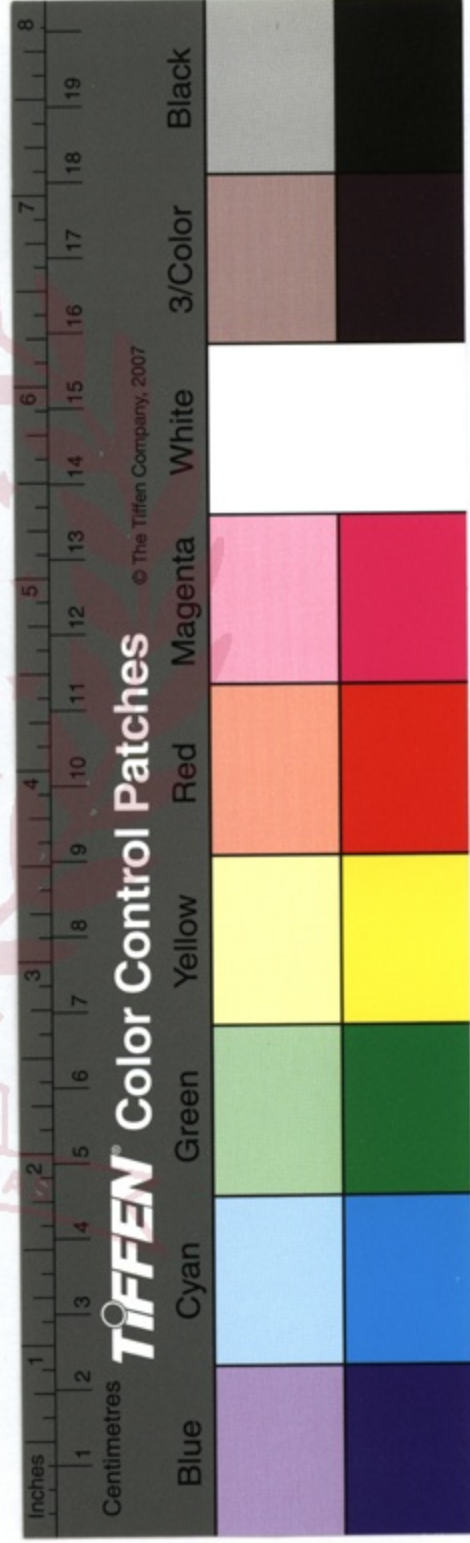


害於國。吾人先當顧其大而公者。猶如一肢腐壞。當
亟割以保全身。此亦聖教之至理。除此以外。安有大
仇。其害吾身名財物者。若思彼爲彼。我爲我。似爲大
仇矣。若以一本同源視之。不過兄弟之相齟齬耳。何
可謂之大仇。只因不識天主爲萬民大父。故無愛仇
之高見。反視愛仇爲拂性。是爲兄者。必欲反紓其弟。
始爲恩怨分明也。豈非惑哉。故以怨報怨。乃天主所
深禁。以直報怨。乃天主所不禁。以德報怨。乃天主所
甚樂也。足下謂聖教之人。未有能以德報怨。而行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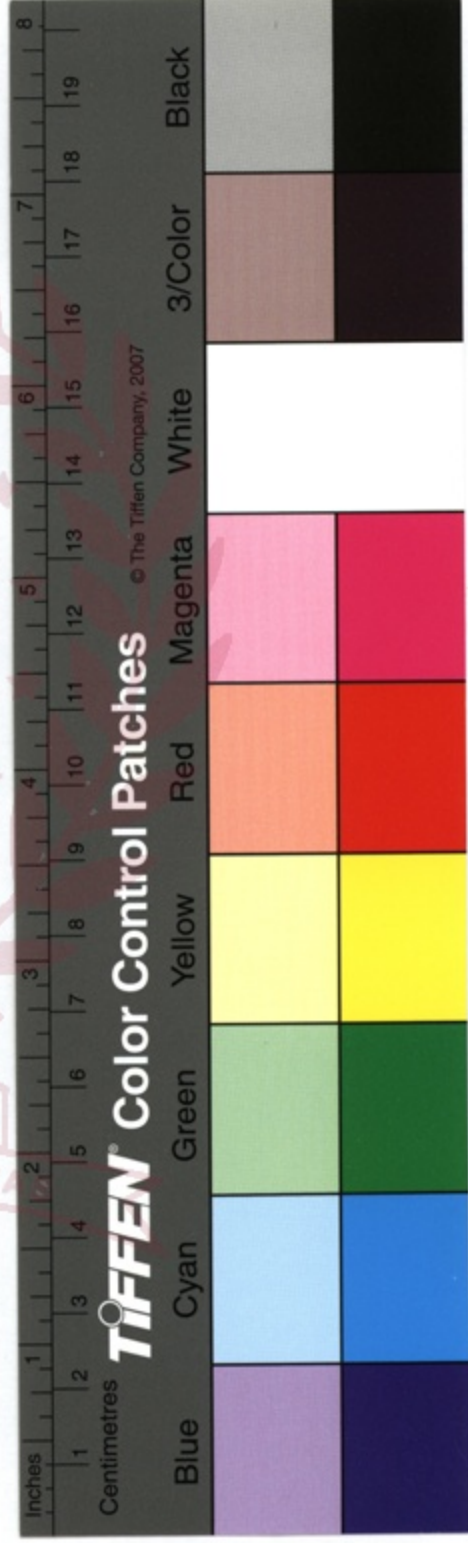


仇者。夫先聖先賢之行。茲不必言。試就天津而論。匪人殺奉教者。而今聖教於天津之人。有病者仍治其病。不得養其子女者。仍收養其子女。非愛仇而何。又多。有誣妄聖教者。聖教仍思開導。救其靈魂。非愛仇而何。以此解所疑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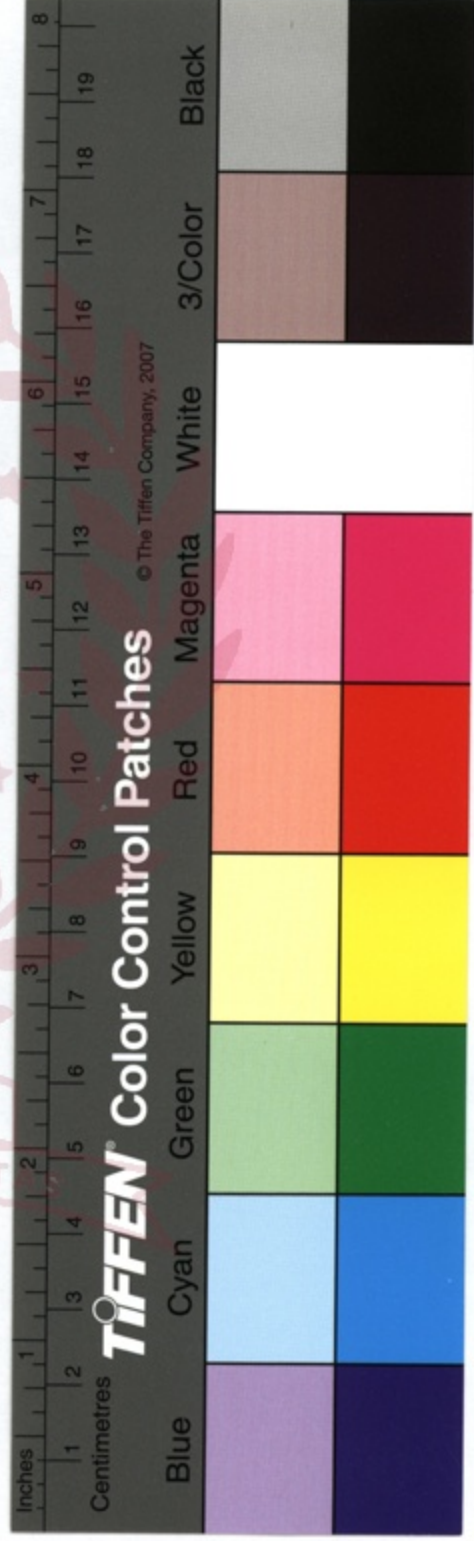
圖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而聖教會有不婚之神父。不配之童貞。其禮爲 天主所定歟。抑亦後人所定歟。若謂 天主定之。必盡不婚不配而後可。若謂後人定之。 天主生人。有男必有女。有女必有男。本爲婚



其必喜不婚不配之人。吾亦效而反詰曰。耕稼陶冶。人。有男必有女。有女必有男。本爲婚配而然。何以見定之。必盡不婚不配而後可。若謂後人定之。天主教後人所定歟。吾曰。未有定命。任人自擇也。若謂天主教父。不配之童貞。吾亦曰。然。其禮爲天主所定歟。抑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吾亦曰。然。聖教會有不婚之配而然。何以見其必喜不婚不配之人。孟子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未聞不婚不配則可以祀上帝也。此不能無疑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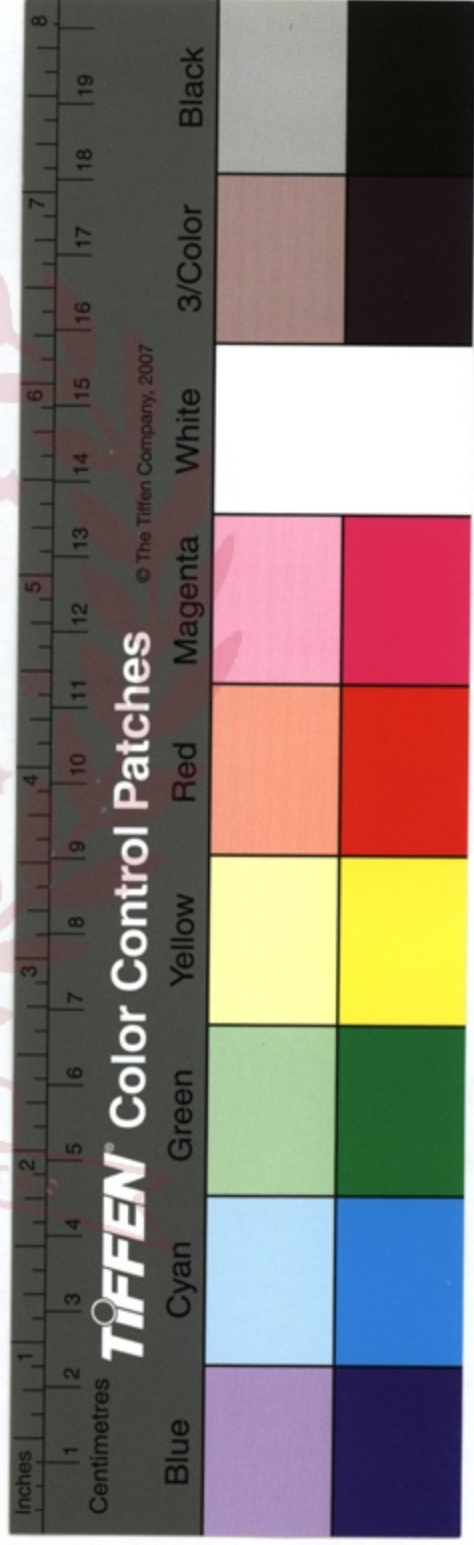


國之所需也。而國家有不耕之文士。有不治之武將。其事爲君王所定歟。抑下民所定歟。若謂君王定之。必盡爲文爲武而後可。若謂下民定之。則國家需稼亦需陶。何以必見其偏重讀書之士。此語豈不堪笑。諒非愚昧無知者。決不爲此癡談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豈不婚不配。終身清潔。以祀上帝。反不美耶。是猶謂澗蘋沼毛。足可以羞神明。更不必牛羊肥膾。潔粢豐盛也。同是一般孩童語。無足置辦。以此解所疑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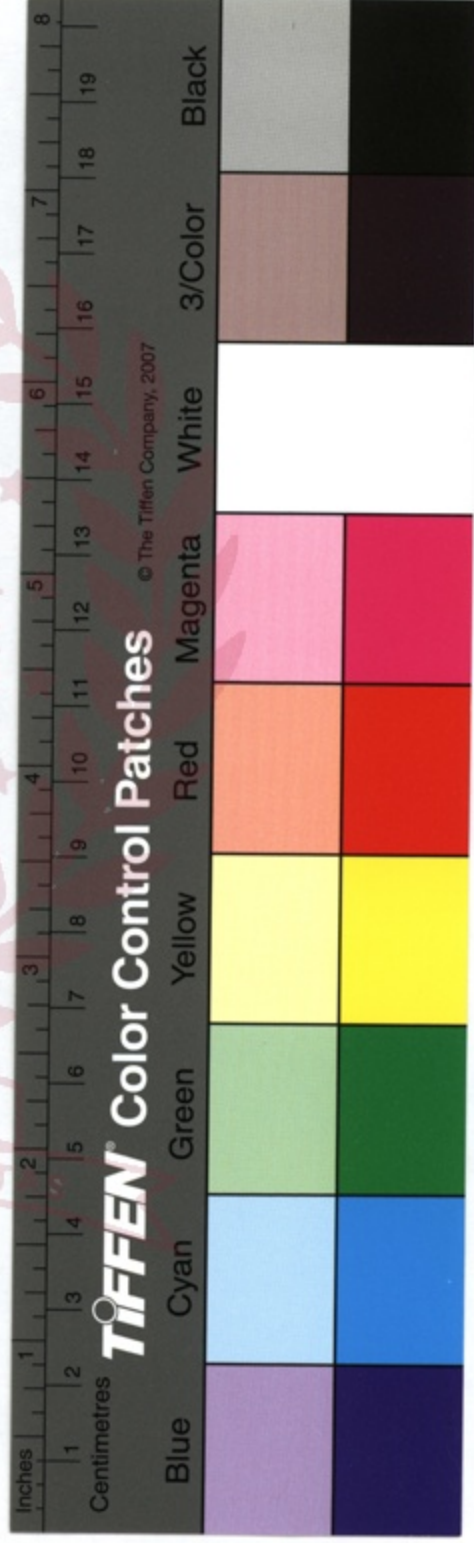


圖男女授受不親。所以別嫌疑也。而聖教會。每念經時。必男女聚會一處。號曰公經。使男盡善良。女盡貞潔。亦無不可。倘有不肖之男子。不肖之婦人。豈不易犯罪戾乎。且奉教之人。不論親疎。皆不避內外。儼若一家。此尤令人難解者。不能無疑者六。

圖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然而禮後乎。上古人心敦樸。未有此也。後世風氣日漓。人心不古。於是維之以禮。禮固善也。我愛其禮。設有能歸真返樸者。不尤愈乎。是故謝道蘊。懸幃自蔽。爲小郎解圍。郭汾陽功名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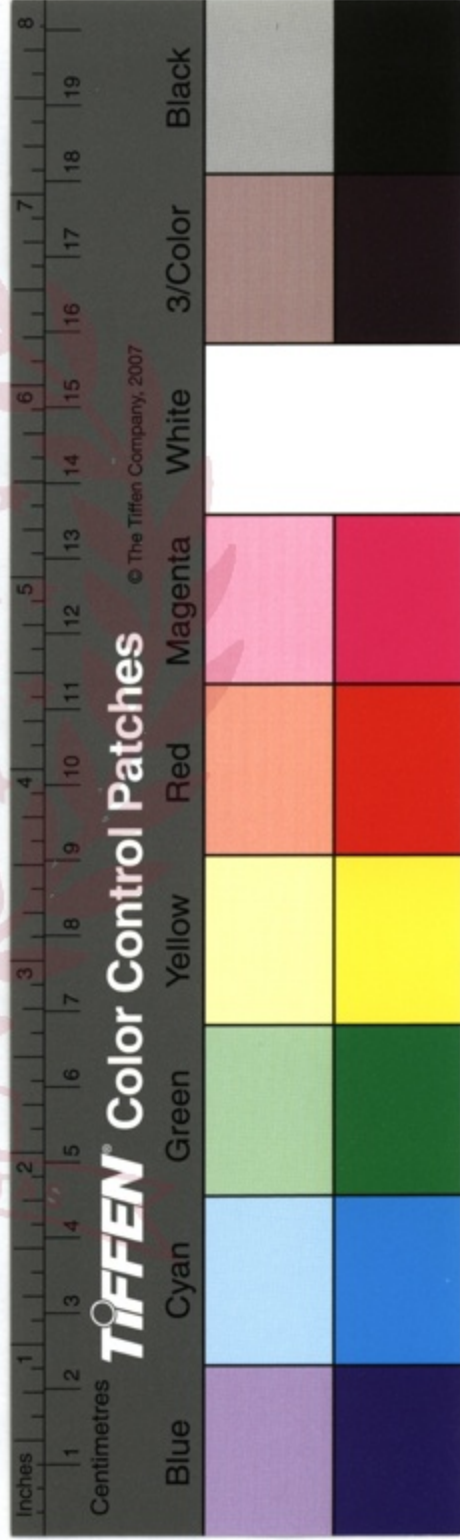
赫不避內外。皆明達所爲。無所可貶。若必深文誅求。則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孔子使子路問之。律以深文。當何所云。至見採桑娘而賦之。則更甚矣。大抵今人。迷失真宗。不知天主爲人吾大父。世人皆同一大父之兄弟姊妹。無以格其非心。已心既惡。遂以之度人。適足自證其醜耳。夫一家之弟兄姊妹。固有分別。然遇父母壽辰。或良宵慶日。何嘗不本團圓之聚。若居心不端者。遂謂瀆倫。不已甚乎。天主旣爲萬民大父。吾奉教婦女。進堂瞻禮。何所云而



必當貶耶。况其進堂時。不只懼外人觀瞻。貞靜自守。即意中亦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早懷慎獨之心。加以素訓在衷。聖恩潛渥。罕有妄念之萌。此實非未入教門。未受聖規陶練者。所能悟之佳境。世俗之人。殆如野性未馴之鳥。時思出逸。何怪乎其思之偏。而視為異也。至謂吾奉教者。無內外親疎之別。尤為誣妄。試問。幾曾入奉教之家。婦女不相迴避乎。即奉教者。入奉教之家。素日不相聞識者。婦女亦未嘗不迴避。所有不避者。必係非親即友。或素識相知。蓋吾奉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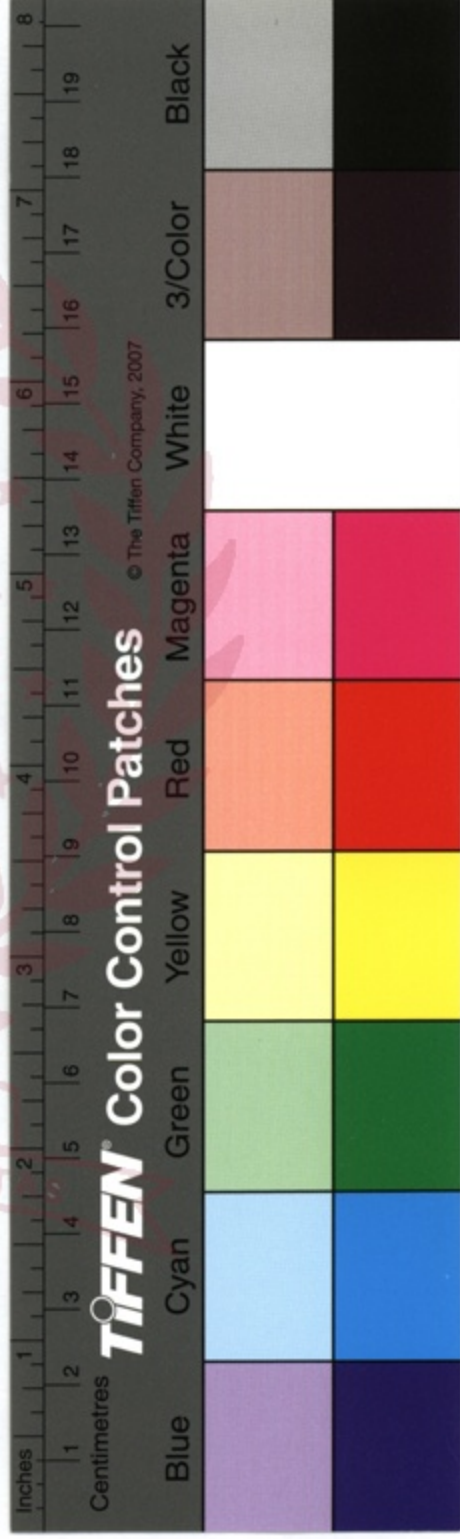


者少。又不與外教結親。自必因親及友。因友聯姻。到處不斷瓜葛。所識莫非懿戚。故而迴避無多。教外者思不及此。多所詫異。亦由是也。若必謂教中男女入堂爲不可。則外教人。燒香唱戲。男女擁擠。城隍出巡。婦女爲之搨扇。義又何居。何其律人之嚴。而責己之恕耶。再觀外教婦女。臨戲場。入寺廟。大抵妖冶其容。脂粉其面。觀其外而知其內。足見其出。爲還願燒香之意少。爲銜容悅目之意多。查吾奉教婦女入堂。脂粉自飾者有幾。即此已見誠僞不侔矣。獨奈何。於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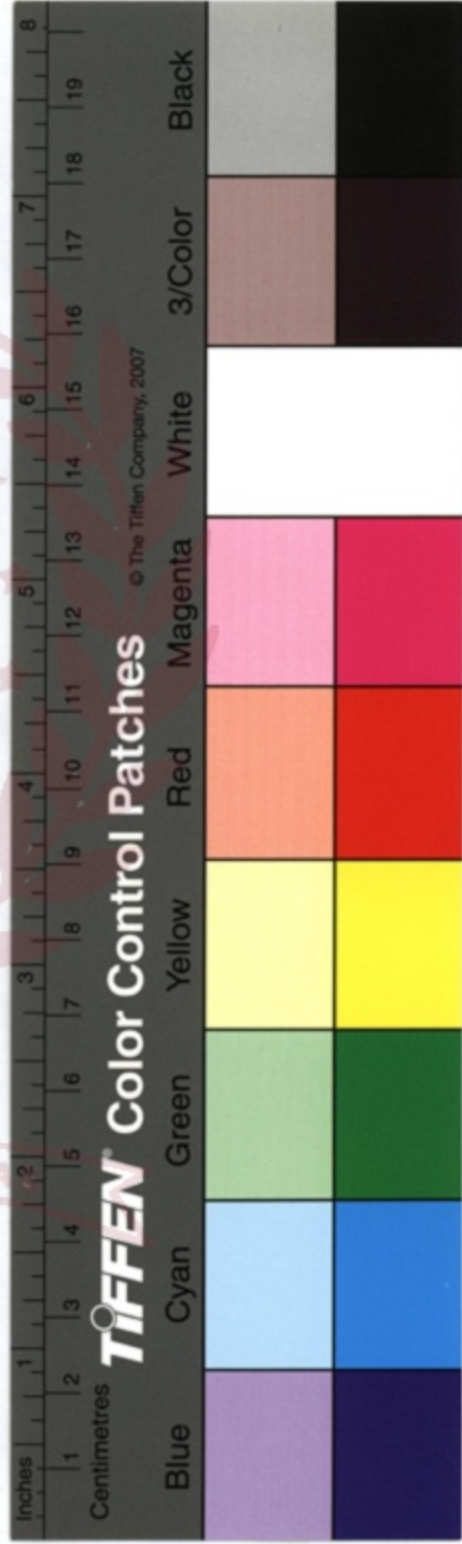
當貶者不貶。於所不當貶者。偏又貶之耶。燈臺雖高。不照自身。移於此處。其庶幾乎。以此解所疑之六。

人之爲惡。父子不相謀。是以帝王原情定罪。舜弗及嗣。文亦不孥。未有株累子孫者。而聖教會勳云。原祖背命。流罪無窮。使子孫而真與其事。則原祖爲戎首。子孫亦當從末減。况萬世未覩未聞之子孫乎。使萬世子孫。而盡不肖。亦可。雖有聖子賢孫。亦不能蓋前人之愆。蔽一己之辜。此真情之難解者矣。又云。原祖背命。旋即痛悔。後亦升天。豈背命時。罰及萬世。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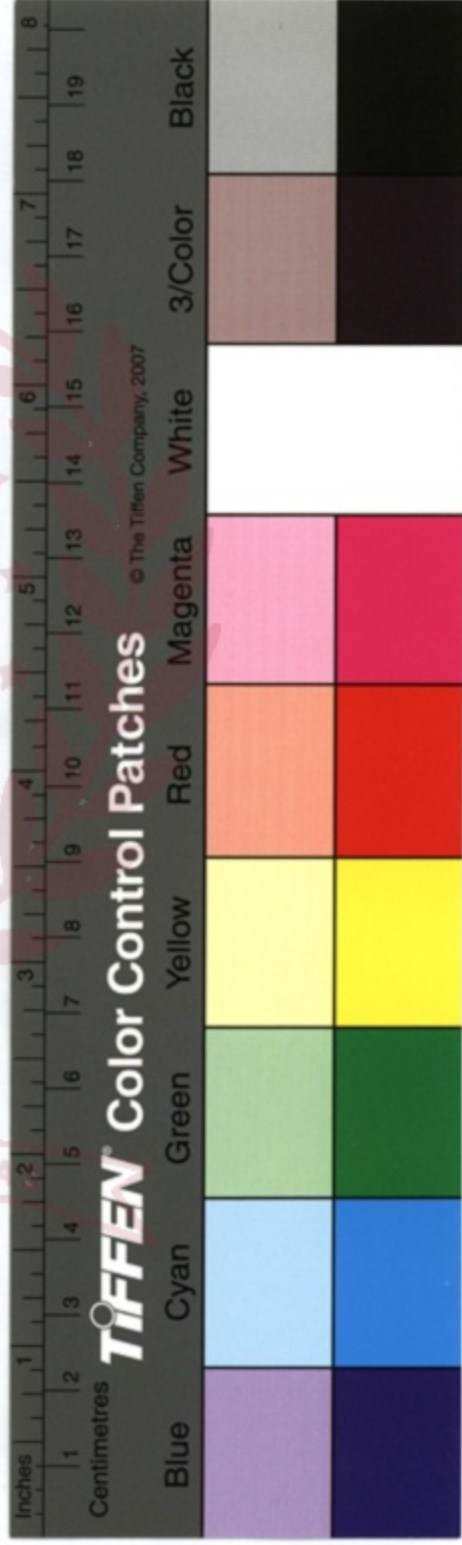


悔後。獨不赦及萬世乎。豈首惡者已開自新之路。波及者。反坐不宥之條乎。此真千古疑案。不能無疑者七。

○舜弗及嗣。文亦不孥。是也。原祖犯命。貽害子孫。亦是也。欲以人世之法。而律天主之行。則大不可。况甘誓曰。子則孥戮汝。湯誓曰。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則世法。亦未嘗不及於嗣也。後世人君。於謀叛者。誅及九族。人不議其非。而於天主罰亞當子孫。竟敢眨以爲過。人心亦可謂肆矣。要解原罪之疑。須知天主造



人。本性之能以外。又賜以超性之美。既染原罪。天主
收回超性之美。未奪其本性之能也。姑譬國君之於
臣。封侯賜邑。非以其功。只由君賜。若偶一失之。則代
代失之。與國君何所傷。與情理何所拂。源渾流濁。本
剝枝枯。理固然也。至於罰亞當之子孫於死後。乃不
得享見天主。受天堂永福。非因原罪。即使受獄火焦
爍之苦也。正如犯人之子孫。不能受面君襲爵之榮。
然未加以箠笞斬絞之苦。豈得謂后心太忍也哉。若
論原祖痛悔蒙赦。後世未蒙同赦。亦無足怪。蓋一肢



毒能延百肢毒。去一肢毒。未即去百肢毒也。試觀人染瘟毒。豈始傳之人。服藥病瘳。而受染之人。亦皆就愈乎。若曰父母領洗。原罪已去。所生子女。又何從得原罪乎。試問麥穗既剝。皮已去矣。所生之麥。又何從得皮耶。若因有所未悉。遂謂原罪乃千古疑案。則天下事。人不明者甚多。恐此等千古疑案。正復不少也。以此解所疑之七。

圖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常。惟人自招。從未聞託他人之善。以獲福者。而聖教會勳云。



大家通功。有大善者。賞及眾人。不知有大惡者。亦罰及眾人否。如云賞既同。罰亦同。通功時。不能有善而無惡。亦不能有惡而無善。似賞罰均有不便。如曰賞則同。罰則同。通功時。善雖不因惡人而獲。惡終得因善人而免。似賞罰亦有不平。如曰賞者自賞。罰者自罰。善惡不能相混。又通功之謂何。是通功之說。輾轉思之。終不得真解。不能無疑者八。

聖
UNIVERSITY
VERITAS
SONITAS

真解。茲試畧爲解之。聖教會所以相通功者。蓋吾奉

圖聖教有通功之說。誠然。來字云。輾轉不得通功之

真解。茲試畧爲解之。聖教會所以相通功者。蓋吾奉

圖聖教有通功之說。誠然。來字云。輾轉不得通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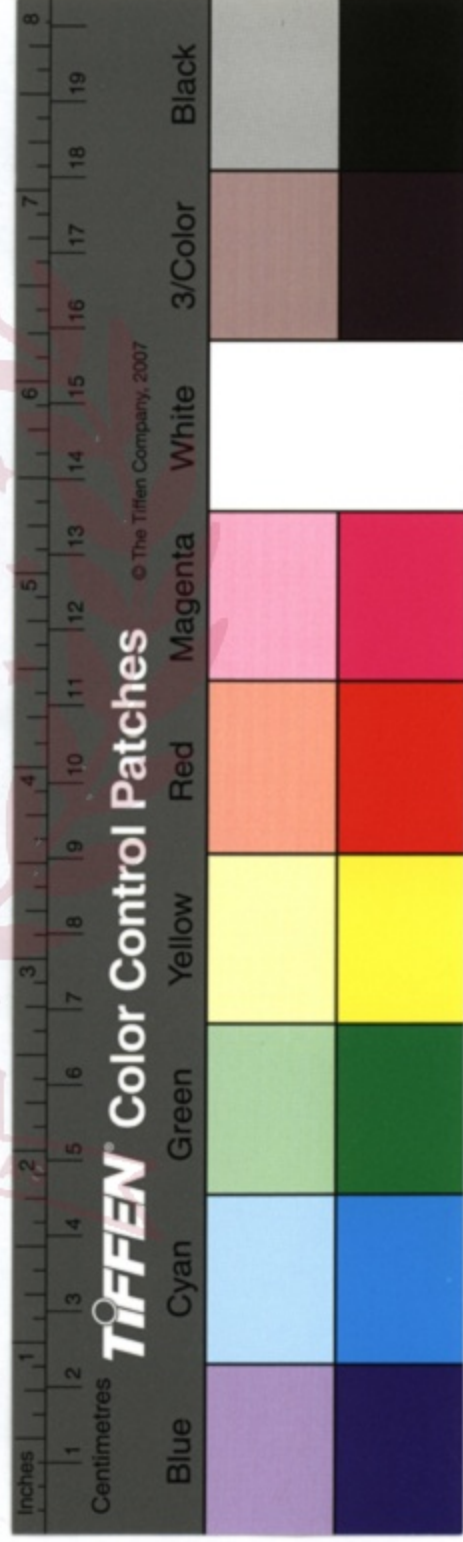
真解。茲試畧爲解之。聖教會所以相通功者。蓋吾奉

圖聖教有通功之說。誠然。來字云。輾轉不得通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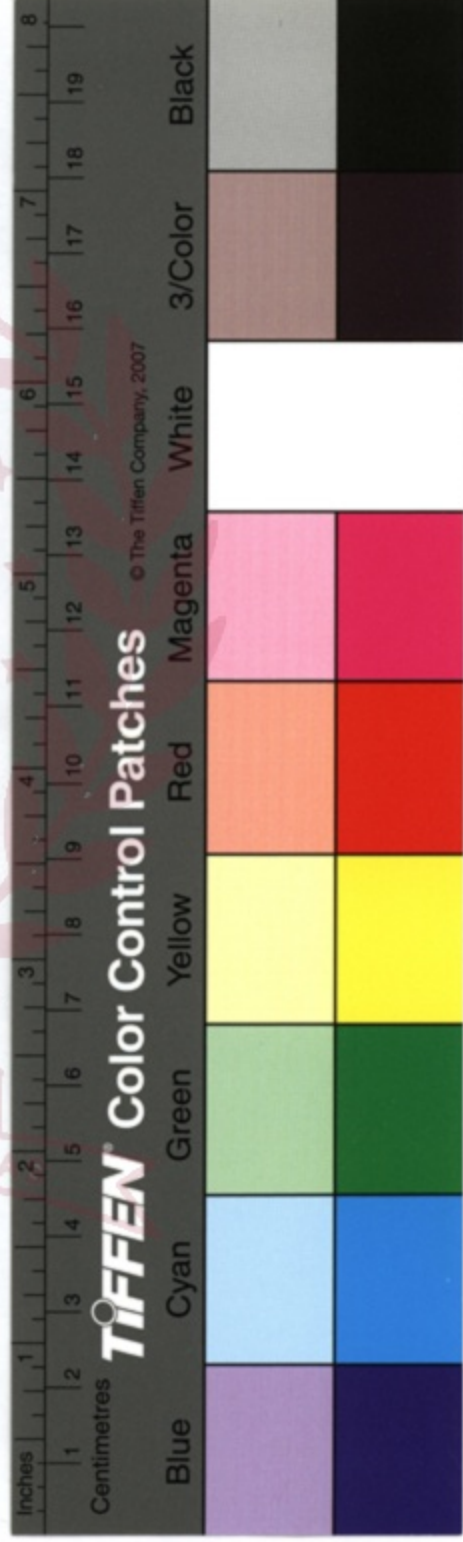
真解。茲試畧爲解之。聖教會所以相通功者。蓋吾奉

圖聖教有通功之說。誠然。來字云。輾轉不得通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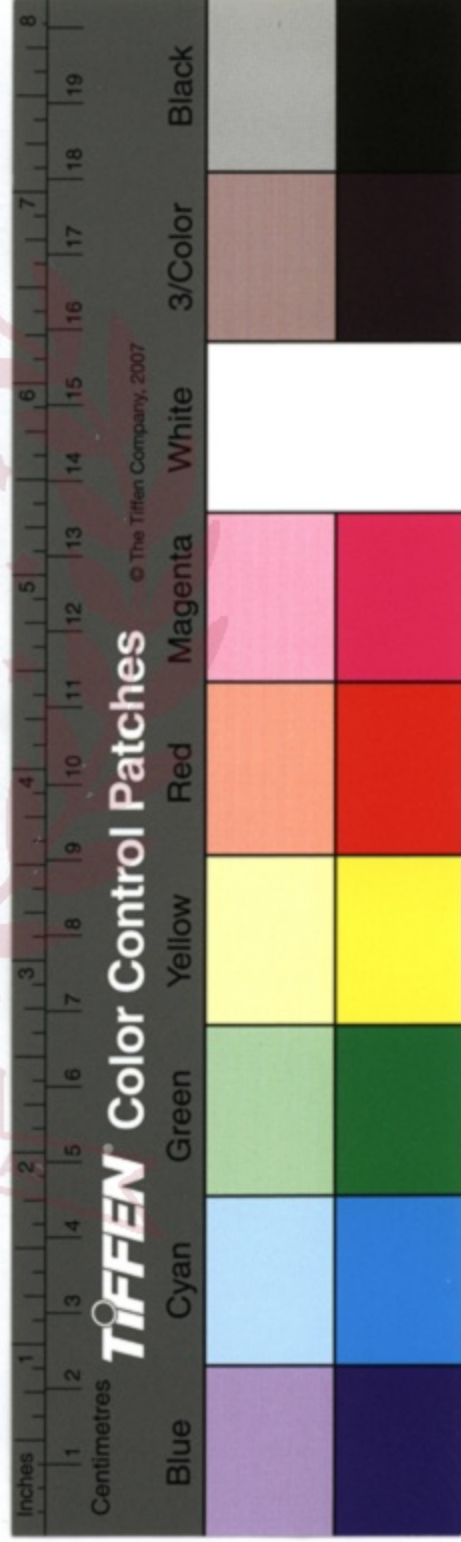
真解。茲試畧爲解之。聖教會所以相通功者。蓋吾奉



教人以耶穌爲首。教衆如肢。耶穌之功德恩澤。貫通
 於各肢。各肢因與耶穌連合。遂亦彼此相通。又能互
 爲祈主以相助。此乃通功之真解也。且吾聖教。猶如
 一國一家。一身焉。一國有良臣。國人賴以安。一家之
 內。一人立功封爵。一家共享其榮祿。一人之身。腹得
 食而四肢俱健。此則通功之正象也。夫禍福無常。惟
 人自招。恒理也。而鄉有善人。四鄰賴之。亦未始非理
 也。若云從未聞託他人之善。以獲福者。則左傳所云。
 賴武之德。以歿其身者。果何說耶。夫珠媚一川。河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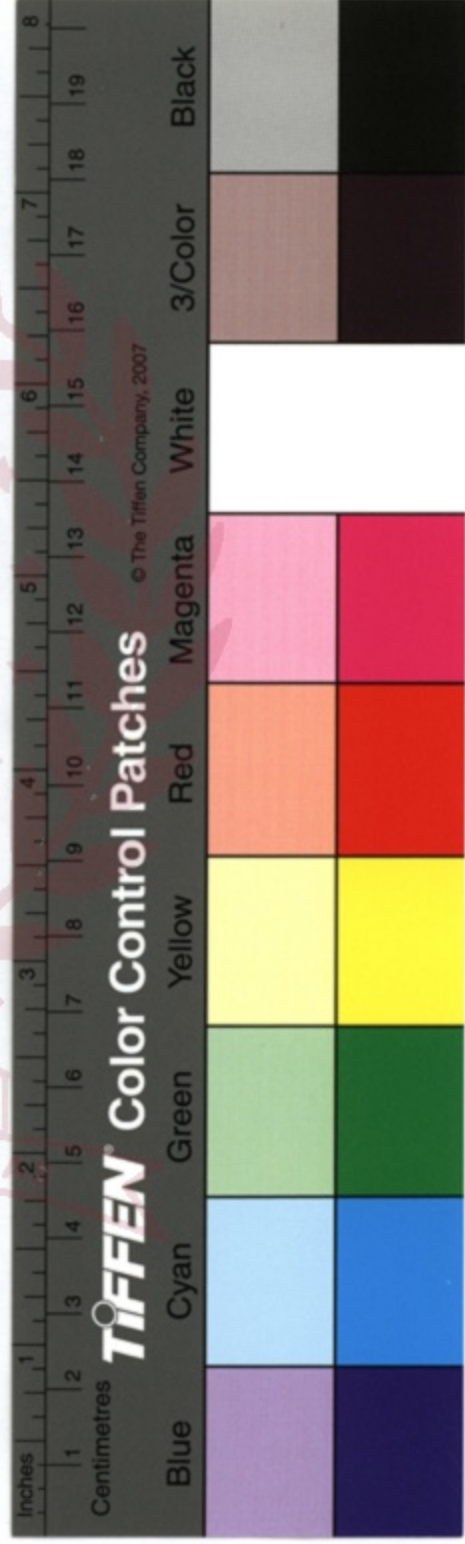


九里。物尚能然。況於人乎。故聖教之中。一人行善。他人亦得沾餘澤。藉以獲佑。因以遷善。然非謂甲行善。而乙可賴以升天也。又甲行善。亦能讓之於乙。債乙之罪。求主加乙以寵佑。此亦不悖於情理。而乙之能受與否。則關乎有重罪與否。苟無重罪。固能受之。苟有重罪。肯悔肯改。猶得受之。若不悔不改。是如樹之枯枝。津液不通矣。在讓者不惟不失其功。而又立愛德之功。此乃通功之實理也。尋常所稱進堂通功者。乃通同誦經。求主降福普衆之謂。若臆爲各携善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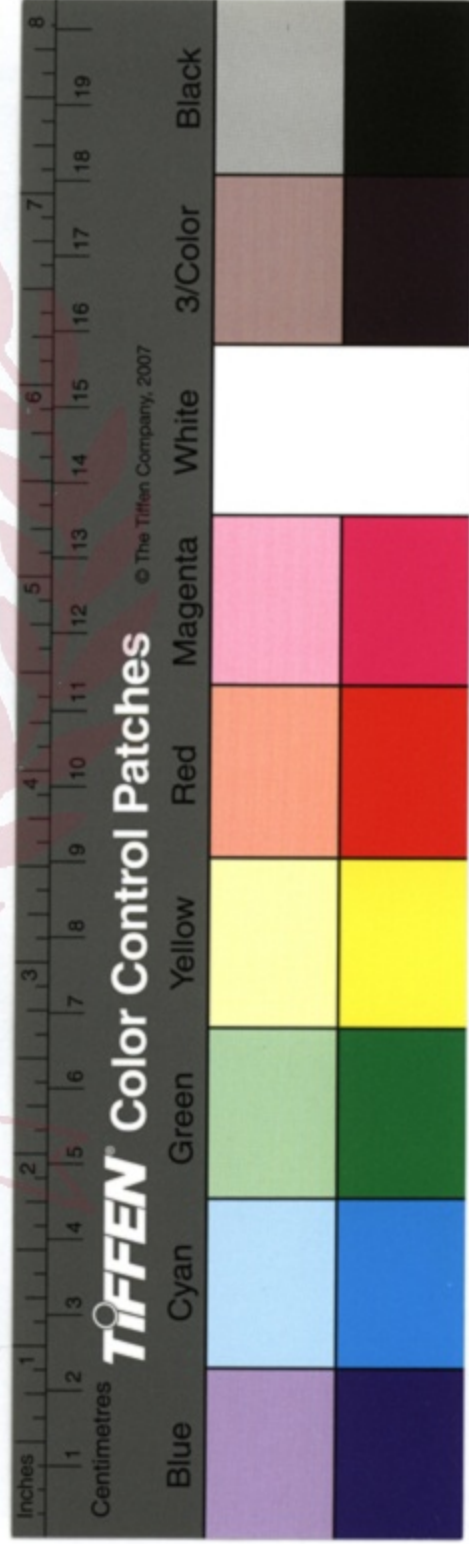


通之於衆。則謬於千里之外矣。有善相通。而惡不相通。此係天主樂善好施。及不遷怒之聖情。又何疑乎。以此解所疑之八。

臣代君權。吾見其事矣。吾聞其語矣。人代神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事也。而聖教會勳云。神父代天主之權。能赦人罪。夫天主能赦人罪。亦能賞人福。不惟能賞人死後之福。並能賞人生前之福。神父既代天主權。設有以世福求神父者。神父亦能賞之否。如不能賞以世福。恐赦罪亦屬荒唐矣。此不能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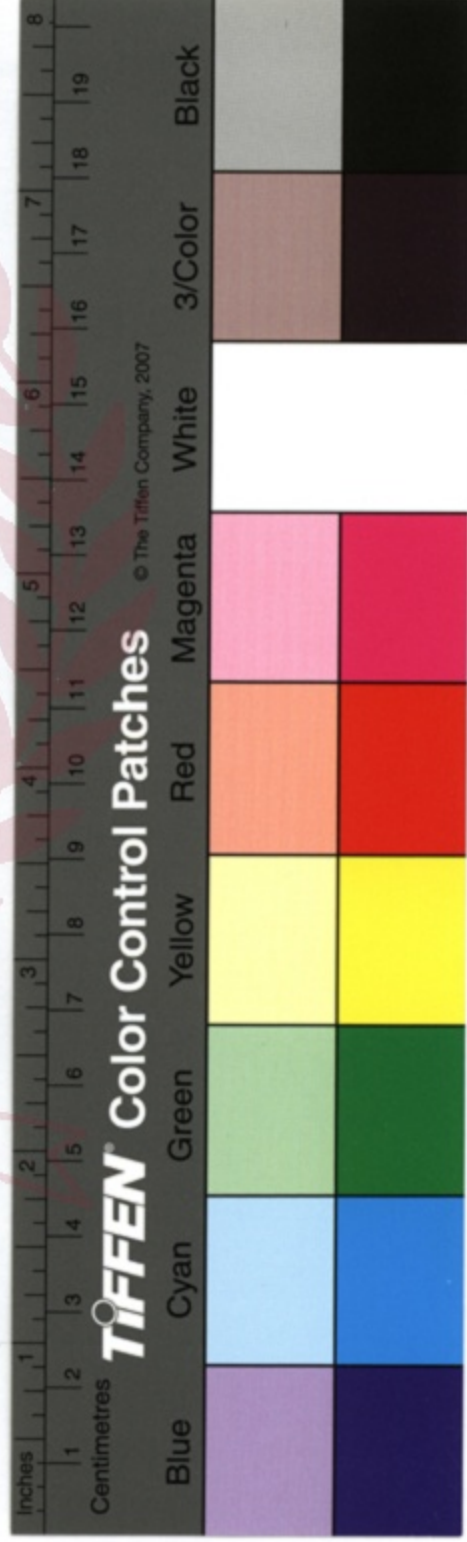


者九。
臣代君權。足下既聞其語。而見其事矣。人代神權。
足下聞其語。亦不必疑其事也。夫赦罪之權。操自天
主。此無可疑者。天主既有赦罪之權。亦能付之於鐸
德。足下不得謂不然也。今乃曰。天主能赦人罪。亦能
賜人福。能賞身後之福。亦能賞現世之福。神父代天
主權。不知亦能賞人福否。云云。試效難詞。而另譬之。
臣代君權。見其事聞其語矣。設有犯人於此律當處
斬。君特派員宣赦。乃有人曰。君能赦人罪。亦能封人



爵。汝能使我為公侯。食萬鐘。則汝之來為有憑。不能使我為公侯。食萬鐘。則恐所謂奉旨宣赦。亦屬荒唐矣。此豈非狂昧之語哉。夫人君派員宣赦。未假以封爵頒賞之權。則奉差之員。只能宣赦。不能頒賞。天主付鐸德以赦罪之權。未付以賞世福之權。則鐸德只能赦人之罪。不能賞人以世福。何得因此而疑彼哉。以此解所疑之九。

○改過遷善。誠為美德。但所貴於改過者。痛於心。不必出於口。懲諸己。不必告諸人也。而聖教會動云。無



論有何罪過。一告神父。即可無罪。今有殺人者。告官長曰。吾殺人。官長即赦之乎。或曰。神父赦罪。赦其能改。非赦其能告。今有殺人者。告官長曰。吾不敢殺人矣。官長即赦之乎。況有過。亦未必盡告。告亦未必能改。試觀奉教之人。終身不告解者。其誰終身不改過者。往往然也。倘謂奉教者。無論千百過惡。一告即赦。不奉教者。痛改不赦。無罪亦罰。以天主之至公。何待奉教人如此之寬。不奉教人如此之嚴也。此不能無疑者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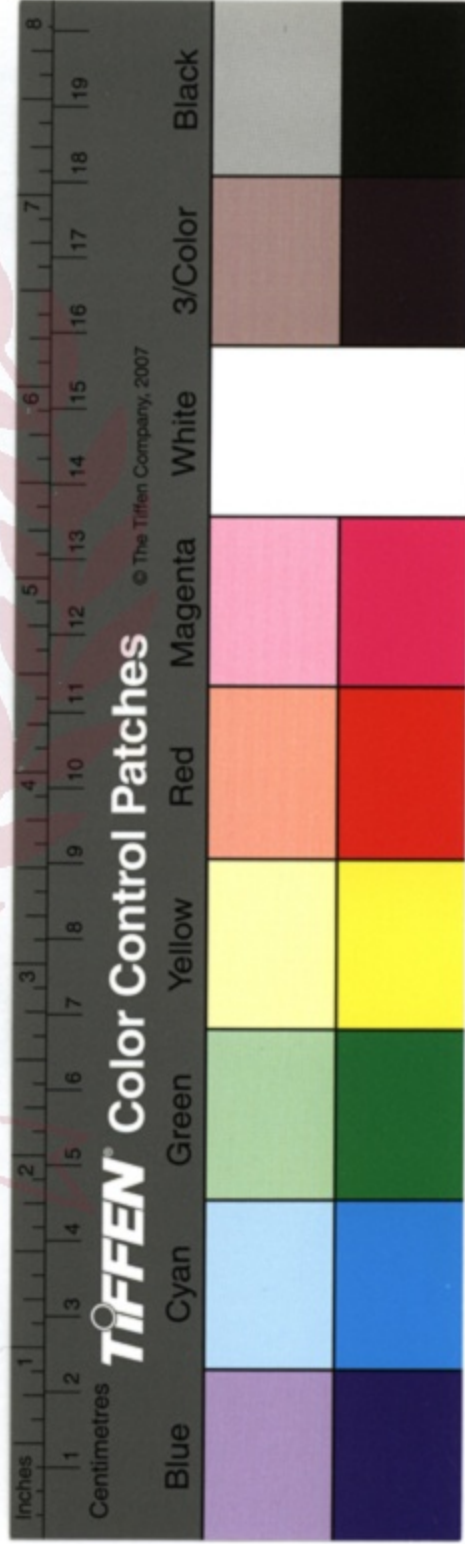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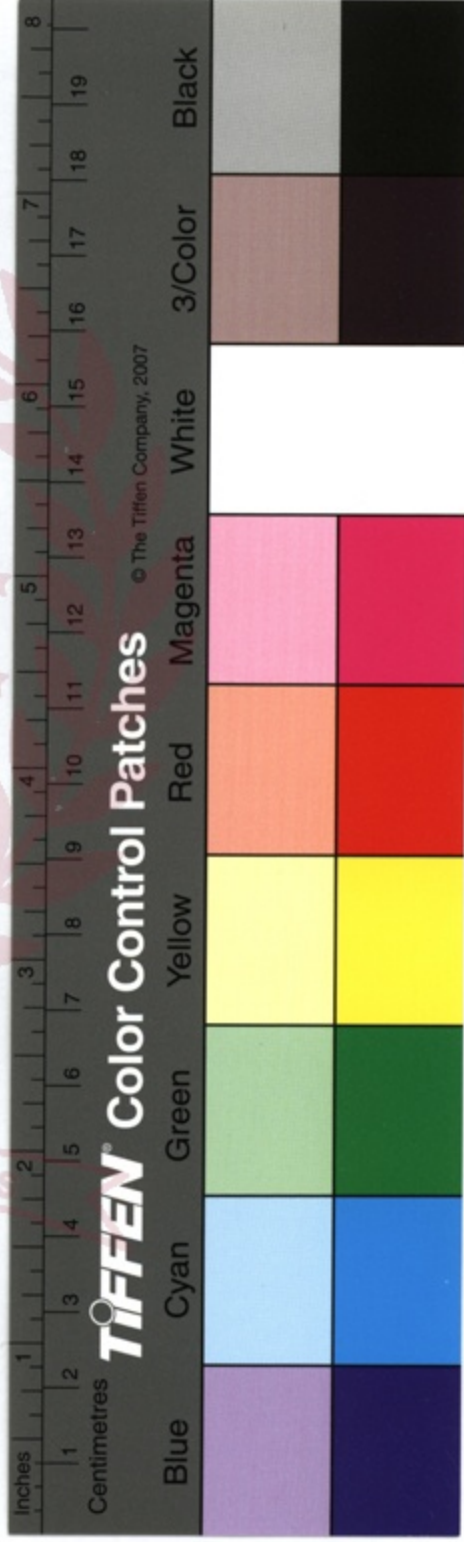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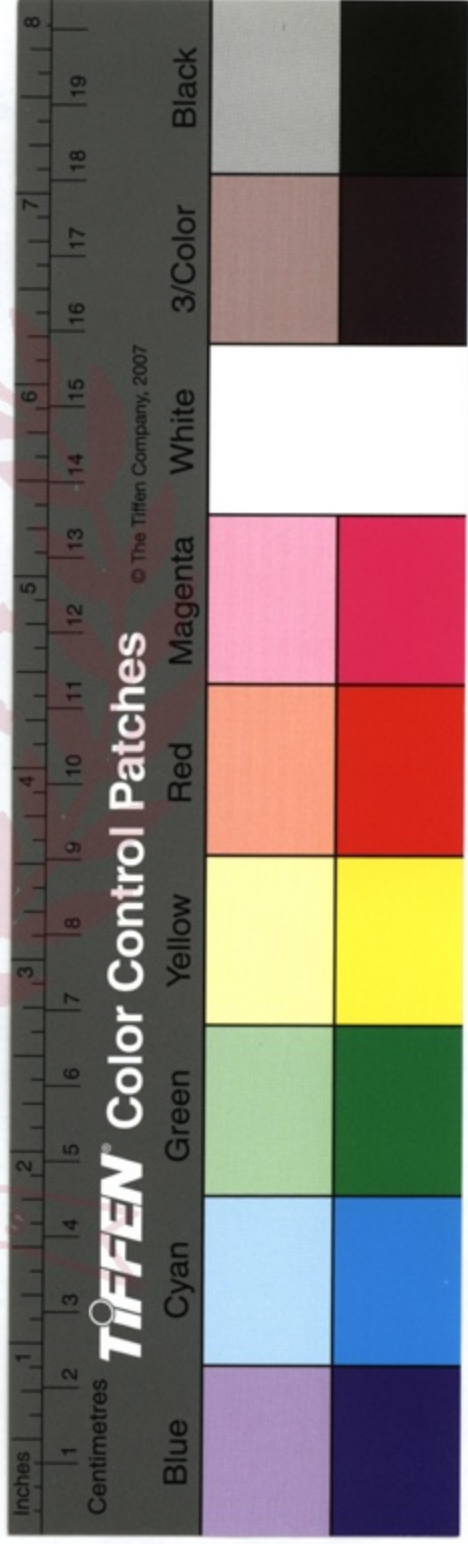
圖 輾轉疑告解救罪之端者。總因未徹理之根底。故多萌乎疑之枝節。夫天主既能赦人之罪。能付赦罪之權於人。則亦能隨心定其條約。此理易明也。人生在世。孰能無過。天主付鐸德以赦罪權。使審人心之情。以定其當赦與否。又令人自訟自承。以供己之罪狀。此中實有妙意存焉。一。可使鐸德。知人所犯之多寡輕重。二。可驗犯者之真悔與否。三。可使犯者。戒其將來。蓋真悔其過者。不難自訟其過。知犯後雖悔。仍當自訟。則羞惡之心。即可為避罪之良方。益豈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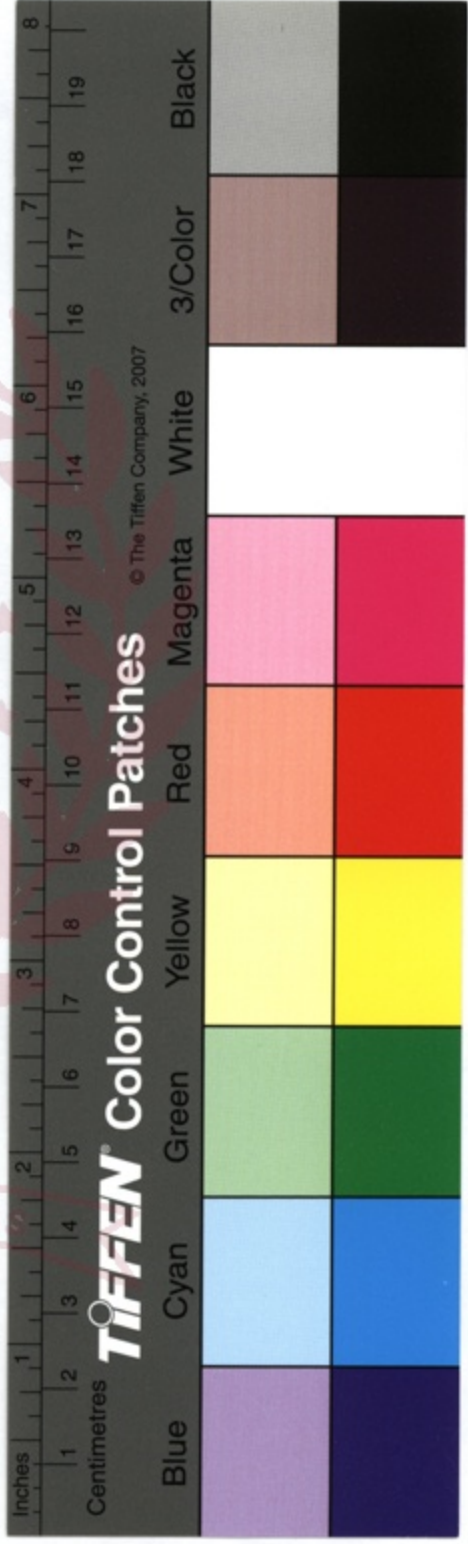
若謂痛於心已足。不必訟以口。是犯人不欲遵天主
之條約。而欲天主隨犯人之私心。望得罪赦。能乎。譬
有叛臣。王將索而誅之。然因好生之仁。先降旨曰。若
肯自首。赦之不問。叛臣不肯自首。曰。心悔已足。何必
投首。王者赦之乎。然則告罪之條。豈天主多求於人
哉。若曰。告亦未必悔。悔亦未必改。故有終身告解。而
不改過者。夫赦罪。乃赦肯悔改。而又肯告者也。不告。
不得赦。徒告而不悔改。亦不得赦。此是天主所定之
善則。已悔已告。而後復犯。此乃人性之劣弱。再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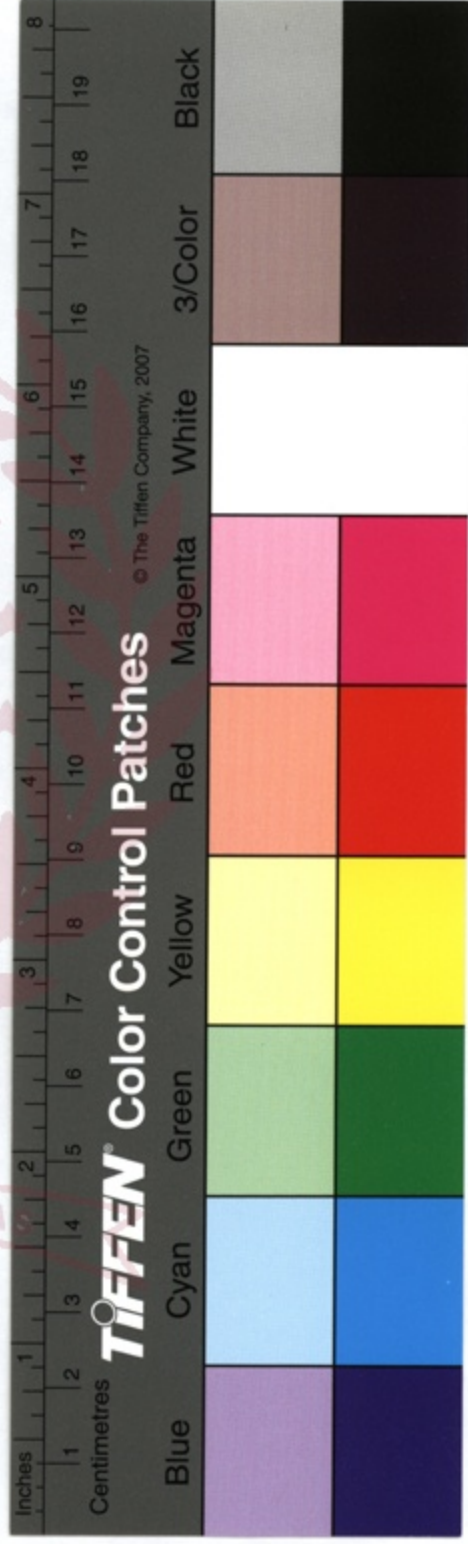
再悔再告。仍肯赦之。尤係天主之聖慈。若謂有告解聖事。則開人易犯之門。是猶良醫備藥。可以除病。遂謂良醫開人害病之端。大非通論矣。至謂奉教者。雖千百過惡。一告即赦。不奉教者。雖悔不赦。遂以天主爲不公。夫奉教者。雖悔雖改。而不告。尙不得赦。不奉教者。雖云痛悔。並未告解。何恃而欲蒙赦。反易於奉教者乎。况赦罪之恩。乃天主施於奉其教令者。奉其教令。誠可得其恩。不奉其教令。自不蒙其澤。比之大君施恩於國。化外之人。不得沾其惠。豈得謂君心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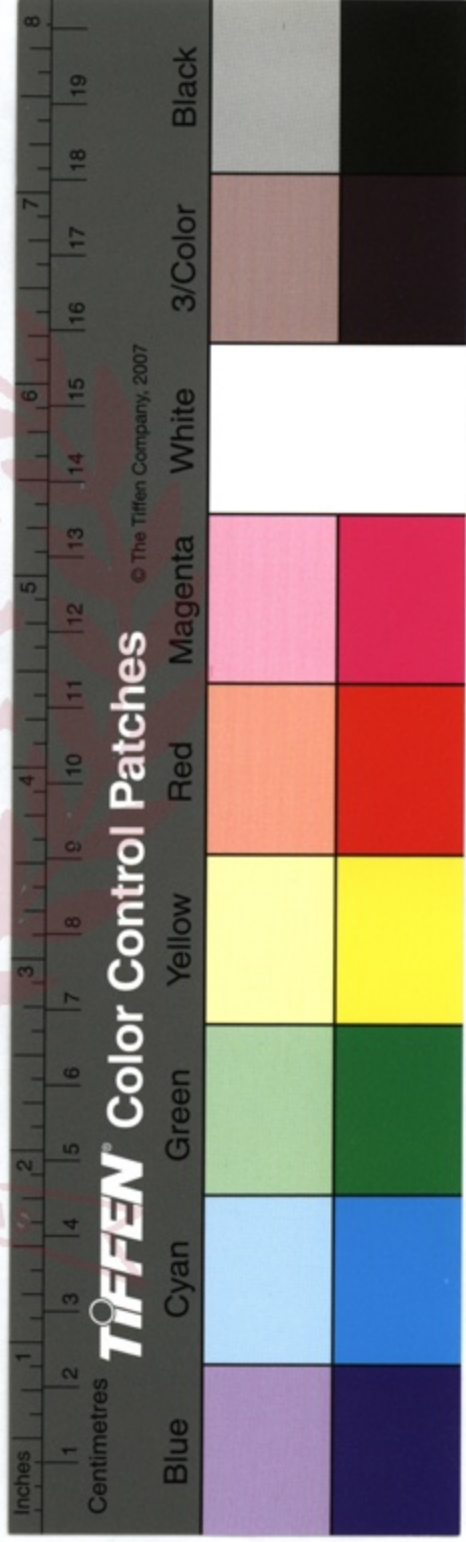
公耶哉。以此解所疑之十。
○孔子曰。天何言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從未有言天諄諄命人者。雖皇矣稱帝謂者。三。殷武稱天命者再。亦不過史臣揚厲之詞。究未嘗實有其事也。而聖教會動云。天主命人。如此如此。誰聞之而誰見之。此不能無疑者十有一。
○君子教人。當場設訓。往往因人而施。孔孟尤多如此。後人不可以辭害意。執其一偏。以作理之定衡。如由求之間。聞斯行諸。夫子所答。判然不同。若執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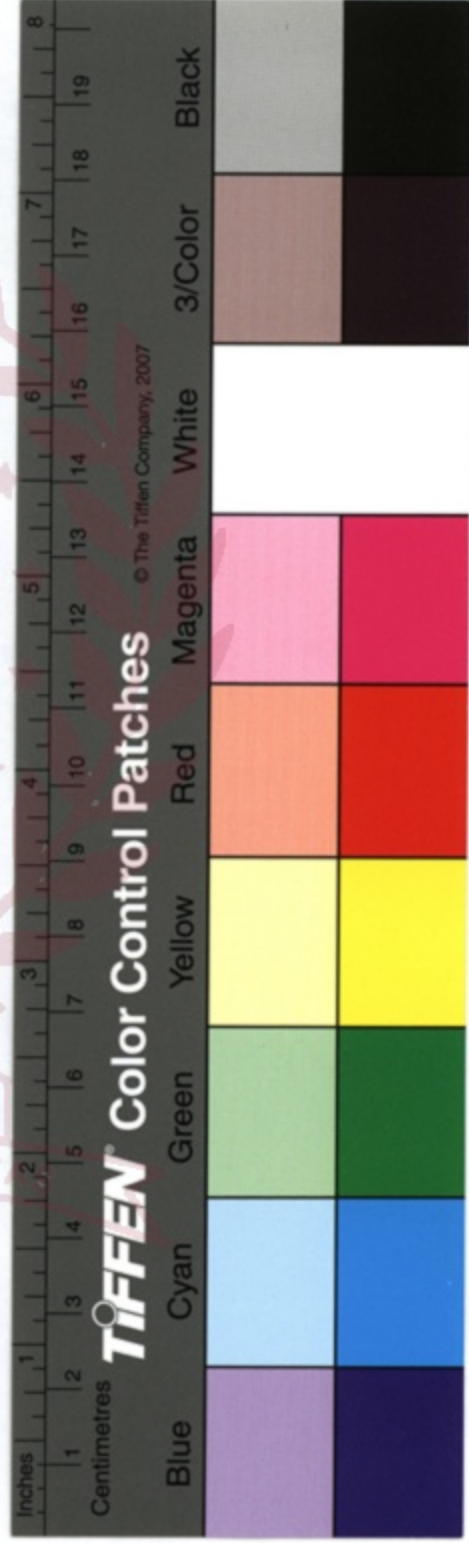
一餘者皆視爲非則害君子立言之志而亦害於道矣夫孔子所云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蓋爲尙言遺行者發非謂天主不能言也且其天字指形天之意爲多孟子所云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者就常理而論且爲駁咸丘蒙諄諄然命之之語謂雖無諄諄之命而其事跡有可見亦非謂天主不能諄諄命之也足下謂皇矣殷武之稱帝命未必實有其事不過史臣揚厲之辭所見甚是然不能據此即謂天主不能諄諄命於人反足徵天下人心皆謂天主能面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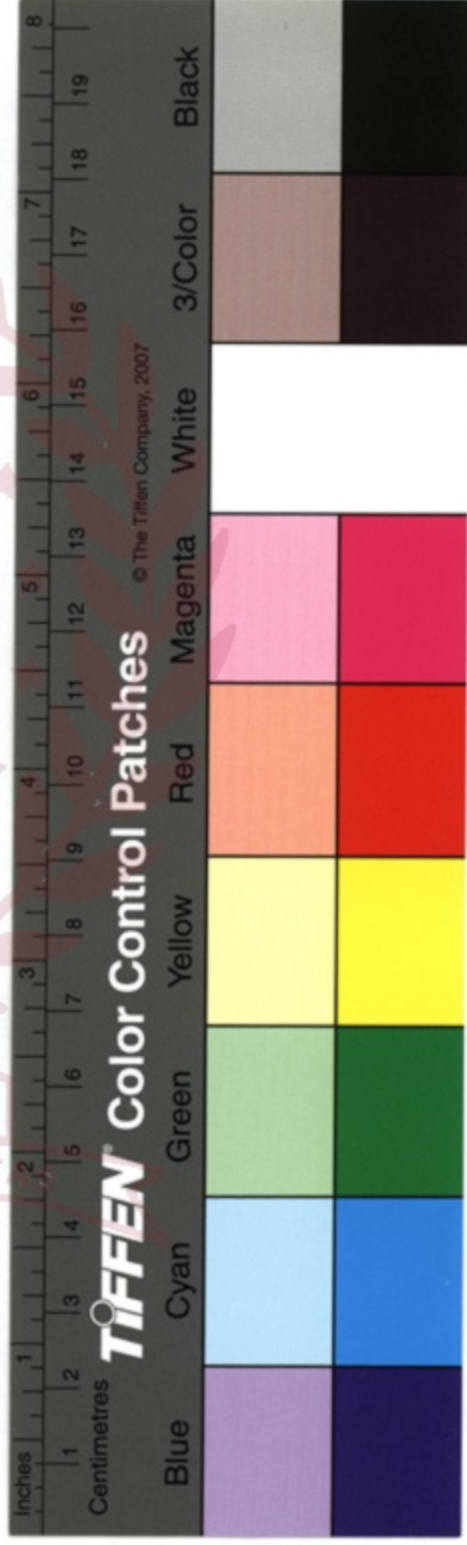
於人設非萬古有同心。詩書安得有此語哉。今謂天主不能諄諄命人者。意其無此能歟。抑人不得而受歟。又或有所宜不宜歟。夫天主爲全能大主天地人物。皆其所造。又各賦之以性。初既有賦性之能。今又誰禁其諄諄之命耶。人與人。尙能通其意。天主獨不能通其意於人乎。故或昭昭顯示。或隱隱默啟。或人面命耳提。或令上聖傳示。均無不可。不得謂天主無此能也。人之受造。初能秉天主之命。得之以爲性。今又何所因而不能承其命乎。人與人。尙能因所見



聞以會其意。獨不能領會天主之意乎。不能謂人無得而受之也。將謂天主至尊。人爲至卑。尊卑懸絕。分有不宜歟。夫天主生人。則人之大父也。天主主人。則人之大君也。父教其子。君教其民。未爲褻尊。正足見其仁愛之至。則雖天主諄諄命人。亦未有不宜也。其所以不常諄諄而命者。理使然耳。蓋天主於生民之初。既賦以良知良能之性。又而命人祖亞當。使告教於後世。迨人性既漓。良能昏蔽。天主親書誡板。授之大聖每瑟。傳宣於衆。且降生之耶穌。實爲天主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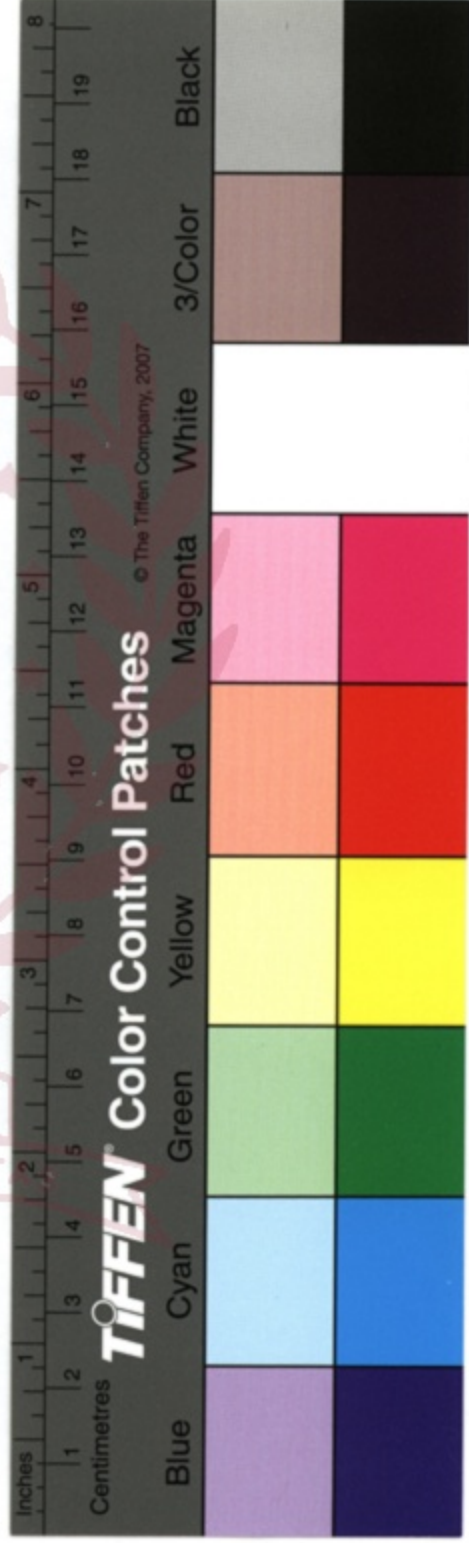


凡所訓諭。實皆天主親口諄諄之命。四大聖史。筆之於書。傳之萬世。後聖講解發明。以誨世人。而云天主命人如此如此。豈虛言哉。又豈必煩天主。日日人人。諄諄命之哉。若曰誰見之。而誰聞之。是猶後世子孫。未親聞祖宗之遺訓。遂以為非實事。豈可哉。况後世之人。多迷真宗。背離天主。實已不堪親蒙天主指示。苟得未失真宗者。代宣天主意旨。賴以歸真返本。獲救己靈。斯已幸矣。若久迷王化之民。聞明天子招撫之德音。而曰孰為天子者。天子尊居九重。又誰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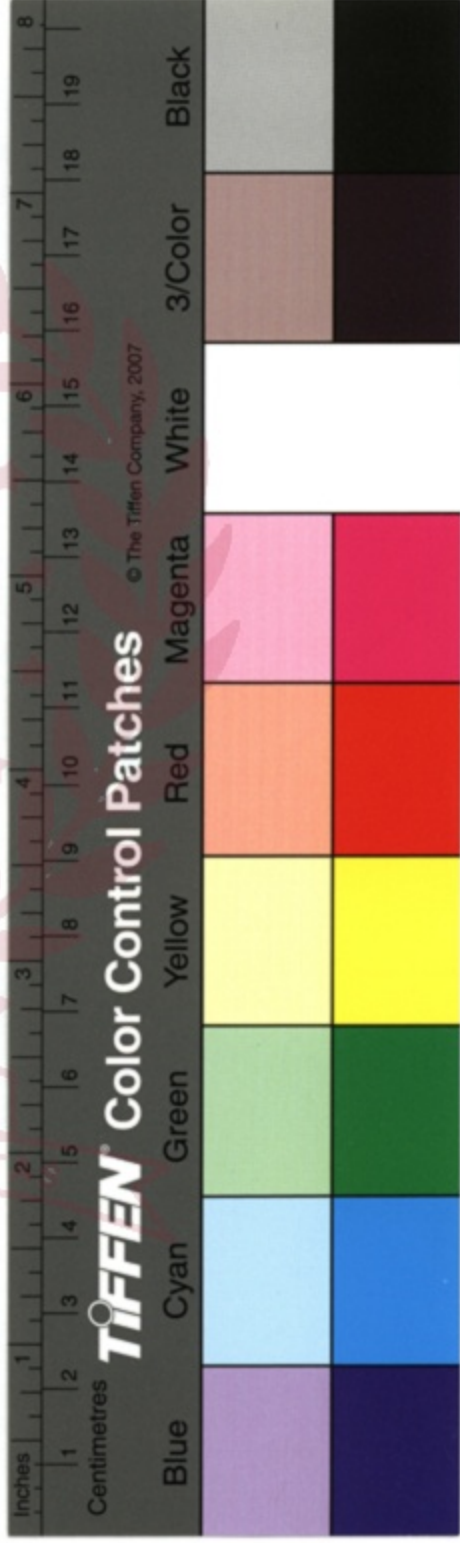


此招撫之德音耶。如果有之。必我親身見之。而親聞之。而後可。斯不已固哉。以此解所疑之十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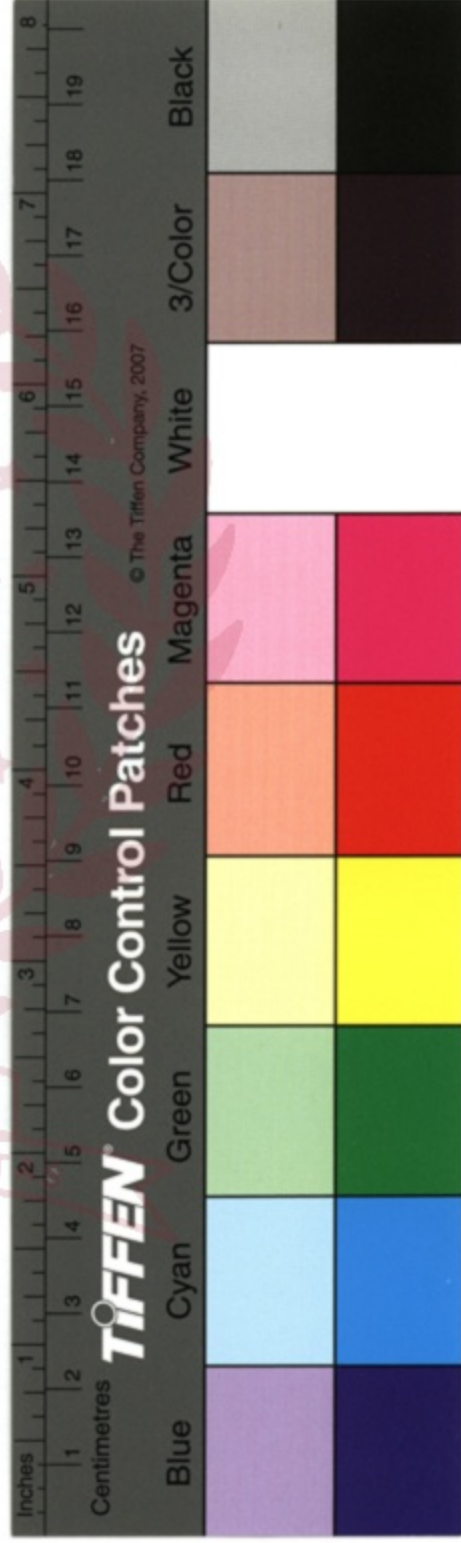
圖至於稱耶穌爲 天主。此事尤爲難解。書曰天降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是生人而不生爲人者。天主也。而聖教會乃曰。天主欲救世罪。親自降生。夫既爲天主。但云赦罪可矣。何云救罪。且既爲 天主。但發一命可矣。何必降生。乃既已降生。又受無底之苦。雖聖教諸書屢已發明其故。終是令人難解。此不能無疑者十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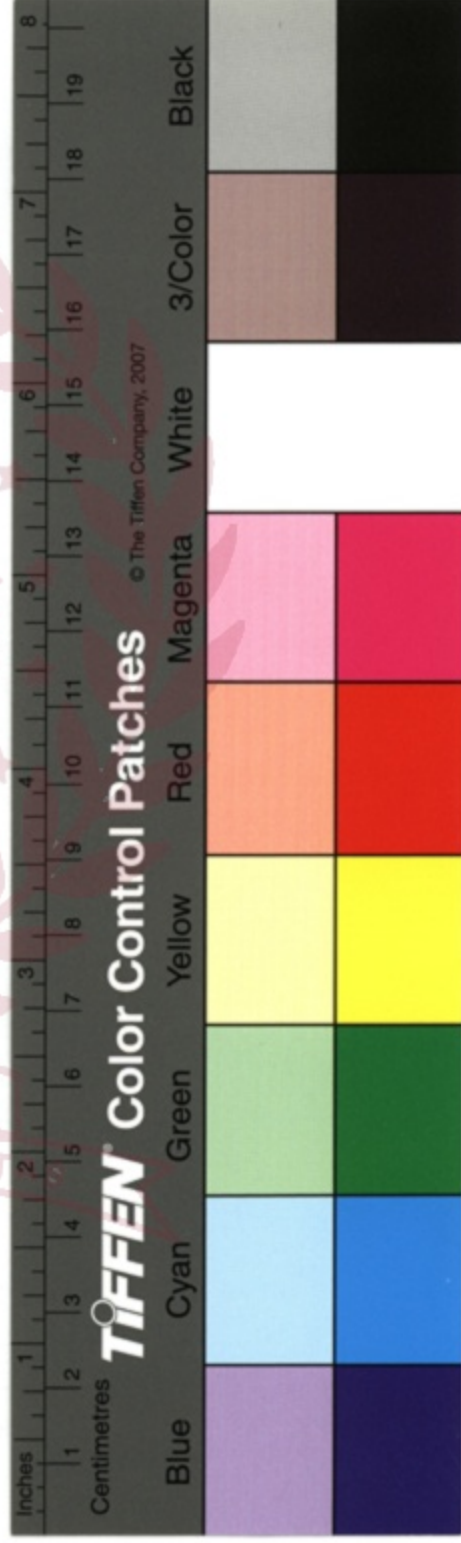
圖事之毫無實徵。而遽信者。名爲妄明。有實徵。而不肯信。則爲固。耶穌爲降生之天主。其明徵多矣。胡可疑也。以天主降生。爲尤難解者。蓋欲屏去信心。獨賴一己之小明。而測天主之深奧。其難解也宜矣。若加以信道之心。則亦未嘗不可解。蓋信之一字。實求明之要術。譬之孩童。初學之無。不知其解。父師爲之訓誥。雖不明其所以然。第肯依父師之訓。遵之以讀。如之以用。久而自然通解。若彼孩童。不肯信父師之訓。而曰。必我自行揣摩。得其所以然。始肯以爲然。則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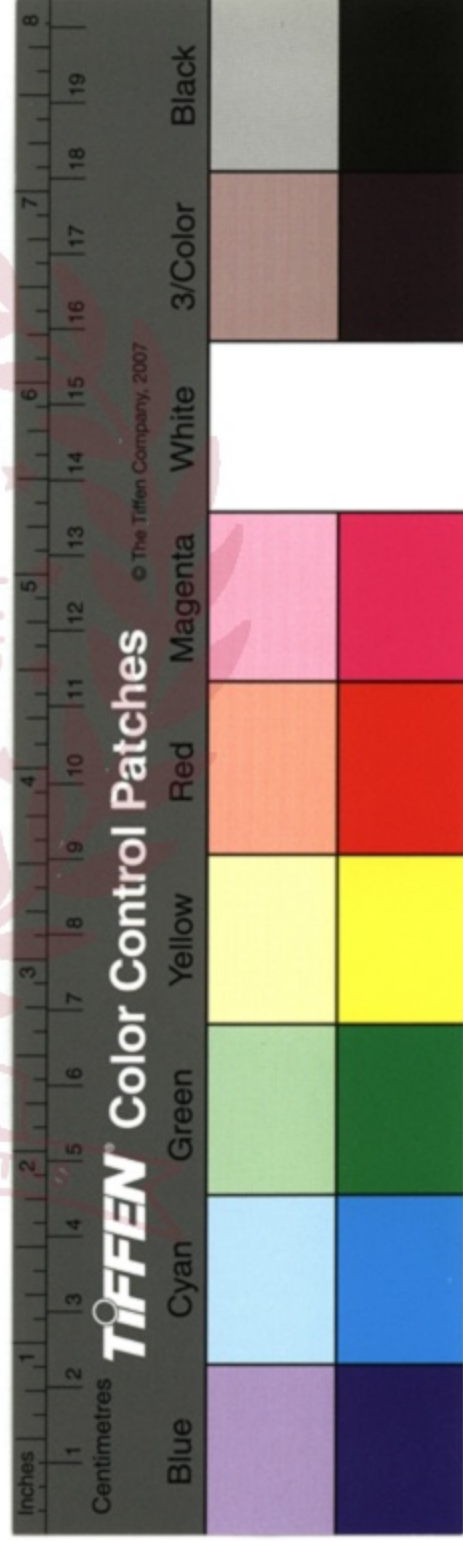
安得有真解之日哉。天主降生之妙。正非屏去信德。獨賴一己之揣摩。而能解者。夫不見物之本末者。不足以斷物之長短。不知事之原委者。不足以斷事之曲直。非盡知天下事者。不足以斷天下事。溺一己之見聞。以斷天下事。則其失之者多矣。據詩書之天降下民。天生蒸民。即斷天主為生人。而不生為人者。是據一己之所見聞。以斷事也。據一己之見聞。以斷天下事。猶不可。况斷天上事乎。况斷天主之事乎。言天降下民。天生蒸民。而不言天主降生為人者。中國之



書也。足下目所見者。亦止於此。若夫天主聖經。則屢
言天主降生爲人矣。足下未及見。不得只據中國之
書。即斷天主爲生人。而不生爲人也。譬據禹貢。即斷
天下。只此荆楊幽冀之九州。更無海外之歐亞諸國。
豈天下真無歐亞諸國哉。若曰天主聖經所言。不足
爲憑。則足下所據。以斷天主爲生人。而不生爲人者。
非經書語乎。抑中國經書可憑。而天主聖經不可憑
歟。是更非通論矣。至曰既爲天主。但云赦罪可矣。何
云救罪云云。夫赦與救。惟天主知其宜。亦惟天主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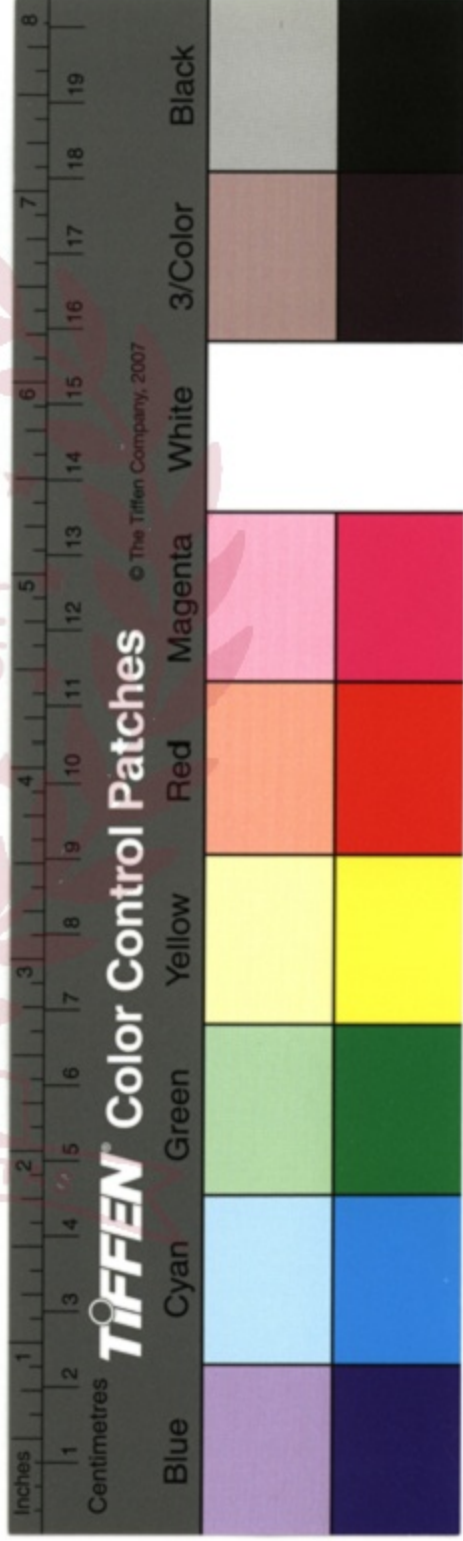


其權非人之所得議也。即就情理而論。赦則惟見仁而不見義。人無畏心。無以戒其向惡之志。救則仁義兩全。人知畏惡。而戴主慈。足下既謂。聖教諸書。屢已發明其故。果其所發明。為合於理乎。背於理乎。若曰背理。則當明指其背處。若云雖合於理。終是令人難解。是必待盡解。而後信。智出孩童下矣。夫事固有難解者矣。然非即無其事也。譬者不解乎五色。豈天下即無五色。或五色竟非五色哉。客不解天主降生為人之妙。豈即無天主降生之事。不解耶穌是降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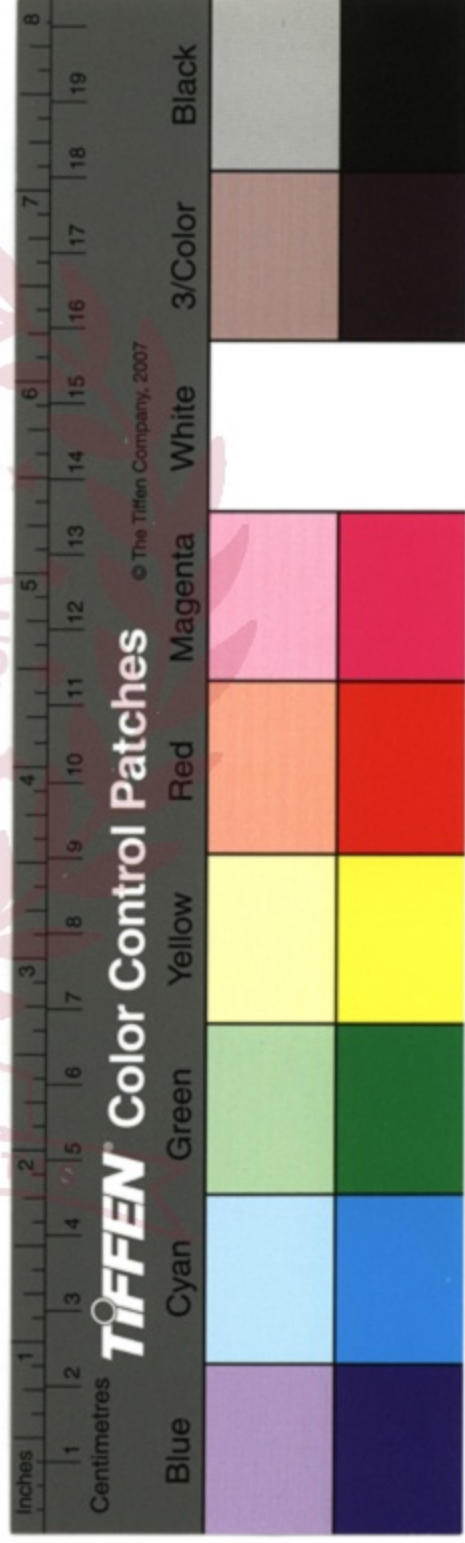


此不能無疑者十有三。
以上種種疑竇欲索解人不得。今 神父不惜指示
之勞。下開茅塞。行將撥雲霧。而見青天矣。但疑無不
言。言無不盡。不無冒犯聖教之處。惟祈 神父鑒宥。
且因急於求解。所言畧無次序。字句亦多不妥。並祈
神父訓正不棄可也。

國有常法。而國君不無法外之施。事有常經。而事
或出於常經之外。夫天主之於天下。亦猶國君之於
國也。事物之常性。乃天主所立之法也。以天主之尊。



天主之能。欲行非常。以顯其名之榮。以爲世人之益。以顯所立聖教之真。何所不能。何所不可。至吾人論事。但當論其誠。有與否。合理與否。不當執曰。我見與否。古今到處。恒有與否。夫事之有於彼。而不有於此。有於古。而不有於今者。衆矣。滔天之水。巢居之民。有於古。而不有於今。電線之報。火輪之舟。有於西邦。而不有於中土。豈可皆曰無之。使以所未見者爲虛無。則聾聵之人。所可無之。事多矣。甚至未見山海者。可曰無山海。未見獅象者。可曰無獅象。未見人之心。



肝者。可曰人無心肝。未見人之祖宗者。可曰人無祖宗。其弊伊於胡底。果其事屬誠有。雖古書未載。不得謂之無也。一方書史。不過紀一方之事物。一方書史所未載。不得以概萬方之書史也。欲以一己之履。而規天下之足。奚其可哉。

夫我聖教所謂聖跡者。乃天主所行之奇。超乎受造神人之能事也。因其超於常經之外。謂之奇跡。因其來自天主。所從出之源正。所向之意善。故謂之聖跡。所以別於妖魔幻術之事也。天主於大德聖人。既歿



之後。念其功德。有時行法外之奇。以顯揚之。使人敬重。是謂之死後顯聖跡。夫孫叔敖有功於楚。楚王念之。而封其子。趙衰有功於晉。晉伯念之。而復趙武。天主念某聖之功德。施惠於因其名以求恩者。有何不可。有何可疑。疑聖跡之能有者。謂天主之能。不足以行之歟。謂事物常性。不能受天主之變更歟。謂變更事物之常性。有所不宜歟。三者皆不得謂也。則何。夫天地萬物之大主。其能當有超於受造神人之上者。若其所能。不出常經之外。何足謂之全能。又何足謂



之天地萬物大主哉。不得謂天主之能。不足以行之也。事物常然之性。原由天主定之使然。今獨不能受天主之變更乎。水之性就下。搏而躍之。可使過顛。虎之性嗜殺。撫而養之。可使馴良。物性又何難受天主變更。而暫易其趣乎。不得謂事物之常性。不能受天主變更也。國有常法。而國君能因時事之宜。出入之。則間有法外之施。異乎常然。亦不得謂之非宜。既不得謂天主之能不足行。不得謂常性不能變更。不得謂變更非所宜。則聖跡之能有。決無可疑者矣。若曰



經史未載。則儀式刑文王。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
饗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武
王病。周公禱於三王。而武王瘳。時書言之矣。鄭伯死
後。爲厲。申生現形。欲除夷吾。左傳言之矣。是皆言己
亡之人。能以主命。而禍福後人也。至若後世書。史所
載。更不可勝數。獨恐其不盡實耳。未可云經史未載
也。又謂展閱之餘。君子皆以笑談目之。夫荒誕無憑
者。笑談目之可也。若將天主所行。鑿鑿有據者。皆以
笑談目之。則不可。因魚目而並棄隋珠。緣玳瑁而遂



相和璞過矣。謂聖教於聖跡。智者倡之於前。愚者和之於後。總因足下不知吾聖教於此等事。考覈之謹嚴詳慎。故出此語。其反覆勘驗之嚴。有非足下之所意及者。非若足下。措辭斷事之輕易也。若必曰我未之見。雖曰有之。未可信也。斯類夏蟲難與語水矣。以此解所疑之十有三。

以上諸端。辱承明問。不揣固陋。逐爲詳陳。有似分絃別調。獻其工商。不識得入清聽。而邀擊賞否。夫君子之辨。原非好辨。將期得乎道之真。以淑身。其辨也君



別調。獻其工商。不識得入清聽。而邀擊賞否。夫君子之辨。原非好辨。將期得乎道之真。以淑身。其辨也。君

真道解疑

三十一

子。與小人迥異。小人之辨。惟由好勝。固執已見。故每強詞奪理。雖理屈詞窮。而終不肯服。君子之辨。以理爲定衡。理之所在。甘心服焉。足下於僕之所陳。若有悞然於心。決意信從。同事天地真主。共膺身後永福。實吾二人之大幸。僕日望之。若仍有所懷疑。不妨更相論析。此關永遠升沈大事。勿嫌類乎相難。而多忌諱也。聖教道理。本極真正。欲人來問。愧僕才疎學淺。不善發明耳。間或語有唐突。太露機鋒處。亦祇爲真道之衛。非敢有意相輕也。統希恕之。

終

